

星讀九


閣史畹

史牘史

論言論







星閣史論

趙青黎著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論史閣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

*E九六九

(本書校對者 朱廣福 童振福 胡達聰)

星閣史論目錄

項羽本紀書法論

治不復三代論

留侯論

灌嬰論

先帝不取荊州論

蜀漢後帝論

武侯論

費禕論

漢王允唐五王合論

唐論

徐勣論

宋論上

星閣史論目錄

宋論下

于謙論

星閣史論

清 星閣趙青黎著

項羽本紀書法論

思深哉。史公之躋項羽於本紀也。而後人反用爲譏議。豈以史公之意爲伸項以絀劉哉。吾謂史公實援楚以例秦耳。蓋秦之以詐力并天下也。天下人之所不欲予也。天下人之所不能沒也。即史公之所不得而予也。然秦旣以詐力并天下也。又天下人之所不能沒也。天下人之所不能沒。即史公之所不得而沒也。於是乎作秦本紀以存其有天下之實。復作羽本紀以著秦所以有天下之非。若曰秦始之有天下也。亦西楚之自號爲霸王而已矣。夫羽之不得與於正統也易知。而秦之不得與於正統也難知。躋羽所以閔秦也。不然。而果伸項以絀劉也。則羽本紀紀羽足矣。冠以漢之年月何爲者也。冠漢之年月於羽本紀。其非伸羽明矣。且史公誠何愛於羽而必欲進之。亦豈不知劉氏之當尊。而獨難於羽而一退之哉。第以羽可退。而秦必不可退。秦必不可退。而徒退羽。以爲尊劉氏地。吾恐溯帝系者。固且數自唐虞而三代而秦而漢。則是以恣睢無忌之秦。上同於積功累仁之業。而順天應人以誅無道者。且夷而與無道者。相爲揖讓周旋。其際可乎哉。夫是以斷然躋項羽於本紀而無疑也。然則本紀之名其可假乎。當章邯圍趙時。諸

侯環救。畏秦強。莫敢先發。非羽則趙之亡可立待。趙亡則諸侯必瓦解。諸侯瓦解則秦之將吏將復爲秦守。高祖其能安驅無阻。從河北以入武關乎。夫斬蘇角。虜王離。降章邯。諸侯懼伏。入關。高祖恐謝。天下全勢固已在羽矣。比且宰割天下。分王諸侯。羽之烈豈在秦下哉。且羽本紀首書秦二世元年爲陳涉始事也。中去漢之元年凡三載餘無年月。史公作月表。世以爲補其闕耳。嗚呼。月表而曰秦楚之際。高祖紀贊而論三代之治。謂若循環。意蓋深遠矣哉。

治不復三代論

論者以封建井田之不復。歸咎於漢文帝。此亦責備賢者意也。而其實不然。是在高祖。不惟高祖。抑在留侯。想秦之始變阡陌也。必以增田之說愚民。而民果見其田之以變阡陌增也。遂趨令恐後耳。使高祖當入關時。進秦父老告以阡陌之害。欲以溝洫之利。而民方惴惴於求生之莫必。而入關者不獨奠其生也。且復從而利導之。其誰不樂從者。至文帝非其時矣。民之業於田也。長子孫矣。一旦取其田而井之。未見溝洫之利。早受失田之害。其毋乃以搖民心而召亂矣乎。民見近不見遠。我以爲古也。因之民以爲變。而駭之矣。是故國家常守成而議創制難。庸主無論矣。卽大有爲之君。慨然更始。而老成持重之臣。往往稱述宗祖以力爭於廟堂。而其時之民。亦復恣其怨咨。則勢不得不退而自息。其不當以封建井田歸咎文帝也明甚。惜乎高祖起自亭長。未嘗學問。其言曰。乃公以馬上得之。安用詩書。詩書之不用。而封建井田云乎哉。願高祖帷幄。留侯運籌。誠講明其制以進之。度無不聽。然而留侯且沮食其謀。銷六國印。夫封建

與井田相表裏。先儒論之甚詳。而世之人。且相與善其銷印。至引石勒言證之。成敗利鈍。橫梗胸中。吾惡知夫鑄印之必敗。乃公事耶。吾固知夫銷印之必無由以復井田矣。故曰。不惟高祖。抑在留侯。獨文帝以謙恭美質。惟清淨是主。有可議制之賈生不用。出傅長沙。坐使叔孫通。以區區綿蕞。上揜三代禮樂。而秦制之不盡草也。悲夫。

留侯論

留侯功在漢室。而其學術之害。遂中於人心。而莫可救止。蓋天不能有陽無陰。地不能有剛無柔。人事即不能有成無敗。有利無鈍。聖人一斷於是。非可否。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諸葛武侯曰。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而留侯者。必欲其成。必欲其利。曰。吾安能置吾身於敗且鈍而勿恤。身敗且鈍矣。而所執爲是爲可者。不適以自厲乎哉。於是權事勢。揣人情。擇一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之地。以自處。所處既定。而智者不能以聰明亂其謀。勇者不能以強力奪其守。冥然頑然。日以其敗且鈍者。予人。而忍而予之敵。忍而予之友。至忍而予之君父。嗟乎。天下固有其學術之害。忍予君父以敗且鈍焉。如是哉。設令以之予君父。而君父不受。以之予友。而友不受。以之予敵。而敵亦併不受。則其術窮。而身與名俱裂。又烏足以害天下後世之人心。留侯者。不予則已。若其如是以予之人。卽如其受之。不惟其敵受之也。其友受之。其君與父莫不受之。而乃以全乎其有成無敗。有利無鈍。亘今古而獨得之一人。復誰知其學術之爲大非。爲大不可。爲大有害。而莫可救。東坡謂留侯不能忍。圯上老人教之忍。夫不忍而敗。忍

則成。不忍而鈍。忍則利。是固以其忍爲得計。知博浪椎之爲荆軻聶政。不知漢室佐之非伊尹太公。而充其類。且至於無父無君。而聖人之道息。或曰。留侯忍耳。忍小忿耳。何至如子言。嗟乎。留侯之忍於其敵也。無論矣。其於淮陰友也。當其請王。而高祖怒。誠不可明言。迨夫僞遊雲夢。可因事白也。不則置宴宮中。可奮身救也。留侯若以爲如是。我將受其鈍。我將受其敗。而於是乎忍之。識者且援是以斷留侯爲漢非爲韓。嗚呼。愛人者及其屋上之烏。而顧忍於其王孫。豈得謂斯論過哉。太公高祖父也。當楚之置於鼎上。意不過爲罷兵耳。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猶且樂以終身。兵何遂不可暫罷。而教高祖以忍其父。父猶君也。則使易而以處留侯。其忍於高祖也。固不待教矣。分我杯羹。何忍出諸其口。而人且以爲不如是。則太公必烹。不知籍固婦人之仁者。甘言請和。迎太公以歸。度楚無異說。觀夫宴鴻門。而亞父示之缺三。卒不忍。寧於太公而獨忍諸。恐觸怒於匹夫之勇。轉至烹耳。留侯權之矣。不烹我。固坐收其成與利。烹而以激吾將士。則敗與鈍仍在楚。其能爲太公任不烹哉。太公之不烹幸也。徒羨其幸成。而竟忘其言之爲不忍出也者。忘乎其不忍出而其出也忍矣。亂臣賊子之接跡於天下。忍耳。故曰。是可忍。孰不可忍。嗟乎。決策不可不百戰百勝。居心斷不容自利自私。自利自私。惟婦人女子擇以自處。狀貌若婦人女子。史公之意微。而聖人之道孰是昌言以救之者。

灌嬰論

呂后崩。產祿擅兵。劉氏殆哉。岌岌乎。然卒賴以安者。非平勃乃灌嬰也。假令灌嬰而爲呂氏。則以禁中素

練之軍。禦諸侯烏合之衆。可一戰破之。卽不然而堅守滎陽。老諸侯之師於城下。雖百平勃。其能消呂氏之奸心。弭其變亂哉。且平勃何爲者也。不過使人劫鄴商焉已耳。劫之而商之從與否。未可必也。商從矣。而呂氏之受其給與否。又未可必也。賈壽來具以齊楚合從告產。平陽侯聞而馳語丞相太尉。太尉勃乃敢馳往北軍。僅而得入。方且以左右袒卜人心。復不敢訟言誅之也。方且授事於朱虛。而至日晡。此其瞻顧抑甚矣。是以後之論者。皆曰幸也。軍之左袒也。幸也。呂氏之無知而受其給也。然軍不左袒。呂不受給。劉氏其遂終殆乎。非也。其時嬰已與齊楚合。而滎陽之兵屯數十萬。滎陽關中襟喉也。逐獸者張其網矣。挺而走險。不得脫焉。絡馬首。穿牛鼻。雖有蹶觸。其能肆其毒耶。故呂嬖亦旣怒之矣。產祿非不悟也。所依違者。冀得垂憐以丐餘生。而平勃乃藉手告成功焉。彼前之請將三呂而居南北軍者。誰乎。請諸出入宮而居中用事者。誰乎。何惴惴焉。止爲免禍計也。及其後而相與陰謀。亦復以吾屬無類爲辭。此其心大概可知。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豈得謂袁絲之言過哉。史稱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欲危劉氏而自立。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以視瞻顧若平勃。果何如也。君子讀之。以爲其書蓋微而辨。

先帝不取荊州論

荊州四達之區。用武之國。論者謂先帝宜早取以圖中原。不宜展轉坐失。濱於危殆。厥後魯肅索地。呂蒙襲城。俱借爲口實。嗚呼。此特計其理。或然耳。余嘗爲之推其時勢。有不可以遽取者。方帝寄居新野。其不爲操所翦。亦僅矣。魏書稱表病篤。託國且云。卿便攝荊州。松之已斷。爲不然之言。就令果然。而表多內變。

私其幼子。出以荊州讓者。入焉而心變矣。土地之大。人民之衆。不可以一時虛言。遂入而據之。先帝固宜以辭也。設表當日號於國中。置先帝臣民之上。猶必推之三授之三。至辭之無可辭而後受之。不然。其何由而受之。且恩澤未施。衆心未附。窮而歸人。不逾時而入其宮。踐其位。不愈以滋奸雄之口。而肆其悍焉。攘臂之爭哉。先帝謂表曰。久未騎射。髀裏肉生。是先帝亦心切。而姑以窺表也。表聞之不悅。則表之言。攝未可謂信也。其嬖臣蒯越。蔡瑁輩。卽欲因會取帝。則衆心信未附也。然則表存時。其不可以取荊州也。明甚。表卒。蔡瑁爲奸。立其妹之子琮。未幾。悉以荊州降操。夫新野之兵。不過數千。卽欲於立琮之日。輿問罪之師。瑁不能戰。豈不能守。且瑁素通操者也。不難出一介使以達其請。而堅城之下。救兵四至。進無所乘。退無所歸。不數月而爲俘虜矣。齊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韓子曰。其得水。上下於天不難。其不得水。猶獾笑之者八九。先帝之謂也。至若權之索地襲城。則又有說。蓋權之勢足以取荊州。雖授自劉表。何益。苟先帝之勢足以守荊州。卽借自權。何害。此固存乎權與先帝一時之強弱。而非關荊州之取與不取也。夫荊州不得於劉表未死之前。而得於孫權已取之後。不失於益州未定。綿竹阻險之日。而失於漢中大捷。威震襄陽之時。時爲之也。勢爲之也。時與勢抑又有天焉。未可遽議其不取也。嗟乎。如使先帝當日大敗吳人。反荊州爲故物。豈非事所甚快。而竟不能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蜀漢後帝論

嗚呼。亡國之君。若蜀漢後帝。可不謂中材之主哉。惜武侯先卒耳。武侯不卒。必不失國。司馬昭顧以不思

蜀之言遂曰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其信然耶人君之善在任相繼世之美惟法祖後帝當日終武侯無掣其肘者疾篤薦蔣琬等俱見擢用豈非生盡其才歿遵其訓者與祖宗之天下傳之子孫其時老臣受顧命之重藏太府之盟不轉盼卽背之者往往而然武侯雖聖分則臣也東西南北惟所命耳卒乃拱手以靜聽其經營此固有人君之度矣且帝卽位垂四十年未聞有大失德若吳魏主之營宮室繕園囿築臺鑿池者燕燕夜飲而醉行殺戮者田獵遊敖所過蹂躪徵發無算而疲民於奔命者故曰武侯不卒必不失國匪直不失國也吾知朝廷宮府穆然肅清渭濱之屯兵民浹洽而其主之失德又有以驅之咸陽隴西誰爲守者卽以智力論司馬懿差可耳師昭豈其敵哉然則後帝之不克終復漢業稱令主者武侯之先卒爲不幸也若郤慮所云雖欲欺三尺童子不能且以無憑之身入不可知之域而時露其留戀慨嘆之情危道也我方失國人甚疑我幸且輕我惟乘其輕心而用之則疑去而身得安故不思蜀之言亦聊以應昭也或曰今後帝求賢之切若昭烈於武侯意必有武侯其人者出卽不然而擯斥祇皓亦可無傷國本至不幸而背城借一身殉社稷尙足告無罪於列祖然此皆上智之主優爲之而非後帝所及也後帝者中材之主也若謂武侯且不可與圖存彼直以武侯爲何如人耶

武侯論

渭南之屯雜布耕戰不相驚犯此卽古者寓兵於農地水所爲師也井田法廢多由徵調不則召募而已兵不知耕民不知戰展轉運戍疲於道路嗚呼其亦坐自困也已然而誇富強稽版籍則曰吾徵吾民而

張吾三軍耳。蓋自春秋以來。唯管子內政差近古。其他如晉之州兵。魯之邱甲。無不殘民以逞者。曹操新定冀州。按籍謂可得三十萬衆。此曷恠焉。孫權隸其民以賞有功。又其甚者矣。乃後之巧行其說者。且援周官以爲證。夫周官所記。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言力作任職之民耳。豈徵調爲荷戈執殳之士耶。其曰家者。合男女計之也。男女各半。虛其一爲之主。故曰可任者幾人。幾人也。傳稱蜀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武侯兵止十二萬。猶不忍盡用也。三分更下。然應變非長之譏。實由是起。王者之行師也。不務爲其必勝。惟務爲其不可敗。大索戶口。驅之疆場。一有挫衄。何以善後。武侯惟務爲其不可敗。而陳壽譏之。適見其惑而已矣。余少時嘗奇延計。惜武侯不用。今而知武侯之不用延計。宜也。無論涉險致遠。難可卒達。就令咸陽以西。垂手可得。而驍悍如延。能保無邪心乎。就令無邪心。而魏軍四集。蜀道未通。新附之衆。不無騷動。君子觀鍾鄧而嘆戰勝後之安輯。爲倍難也。以彼易此。必有能辨者焉。屯於渭南。曠日相持。殊類迂濶。而業惟可大則可久。伏至險於至順。藏不測於至靜。旣以伏魏人之背。而拔其根本。復不以虛聲扇惑吳人。謹慎者之規略。蓋如此。羊陸輩小師。其意猶足以靖其封疆。况以武侯之誠信。素結民心。而又親見其師旅之藹藹。若家人父子也。箠食壺漿。有不爭迎。恐後者乎。大功未奏。將星遽隕。漢之不幸也。三代井田之法。坐是不復。昔人有言。車戰廢而民不得保其生。可勝嘆哉。

蜀漢之亡。亡於費禕。黃皓烏足責哉。皓不過小有巧慧。便給善伺人主意。旨非有大奸大慝。若莽操并非有深根固黨。若東漢十常侍之難卒除也。終允之世。皓位止黃門丞。則皓非不可制亦明矣。允卒。驟擢爲中常侍。其時任大將軍錄尚書事者。非禕乎。以陳祗代允爲侍中者。非禕乎。傳稱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皓固不遽預政也。禕以祗爲賢。越次用之。皓乃得張其羽翼。以肆行其志。而帝之追怨允者日深。是允能以嚴憚制帝。欲於將萌。而禕徒以材幹事主。豈大臣之本計哉。故來敏嘗稱之矣。孫權嘗器之矣。允父和嘗決之。而允亦自嘆爲才之不及相遠也。嗟乎。此禕之所以貽蜀於亡。而卒以自隕其身乎。延熹十六年書曰。盜殺大將軍費禕。具官蓋深譏之。譏其防衛不密也。抑其誨盜實甚。當吳人辨難蜂至。何遽不能鎮之以靜。折之以片言。而顧爭不屈於禦人之口。然猶曰國命攸關。不得不爾。至其先上鹿車。意氣自豪。是傳所譏。舉趾高而心不固者也。彼羽檄交馳。與客對戲。無倦色。又其甚焉者矣。鉏麀之刺盾也。見其秉燭。整朝衣冠而坐。乃觸槐死。盜亦有人心哉。故大臣之立朝也。必內正其身。有不苟之言笑。而後上格其君。旁爭其寮。窠以下制夫宵小。申屠嘉召責鄧通。通叩首涕泣謝罪。漢武帝倨待大將軍。而汲黯不冠則不敢見。蓋其素所積漸然也。武侯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託臣以大事。而其兢兢於宮中府中者。尤至。禕不知以謹慎持其躬。因不知以嚴憚事其主。其視黃皓直易與也。而抑知盜之視之亦易與乎。身殞而蜀以覆滅。其誰貽伊戚也。與。或曰。蜀亡距禕歿凡十年。何不責黷武之維。而專責禕。卽維嘗並禕錄尚書事矣。獨不宜於制皓乎。然維錄尚書在皓預政之後。皓之預政適當禕秉國之時。火之燎原也。必於始然撲之。

水決其防。從而壅焉。必無及矣。枝附葉連。蔓草其猶難圖哉。且維非禕匹也。從魏新至。未獸人心。禕少長於蜀。左右於帝者久。與允俱爲太子舍人。遷庶子。允能制皓。而禕不能。禕亦何辭之有。若夫義關討賊。非同黷武。卽小有損。譬則手足差跌之疾耳。吾未見腹心無恙。而遽絕其命者也。允之嚴憚。利在腹心。而禕之輕肆。中於膏肓。患固有伏於數十年之前者。以患之旣見。而從而責蠱惑君心之黃皓。嗚呼。責黃皓。愈不能爲禕也。恕矣。

漢王允唐五王合論

漢王允以窮治羣盜而敗。唐五王又以不誅武三思而敗。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威震而刑不濫也。允之敗宜也。然何以爲唐五王解乎。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言去惡則務絕其根本也。五王之敗宜也。然惡知五王之不窮詰武氏者之非。卽鑒於王允乎。鑒前車而徇其迹。與師心自用者等。醫之治疾也。疾在表者。清其肌以散之。固其本以禦之。誤投下劑。則死。若表之旣失。邪入於內矣。用參苓而不敢攻。則邪愈深入。一發而遂至於不可支。允之羣盜。疾在表者也。而窮治之。與下劑何異。五王之武三思。邪在內者也。棄而不誅。其終不可支。何恠焉。且禍每中於所恃。而患多伏於所忽。王允以大慙已除。可恃無恐。而不虞羣盜之敢於內向。其敗易知。五王以唐祚已復。君位已正。優游以導其和。而小人可不盡去。世且有舉陰陽之不相無。謂宜開以自新者。甚或執激變之說。以昌言於衆。而自來君子之敗。適足實之。則五王覆

人之盡去耶。三思之禍無論已。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性與習移。即明主猶且受其蠱惑。獨中宗也哉。是故去君側之小人不可不盡。而敵國外患雖緩追逸賊焉可也。

唐論

唐藩鎮得古封建遺意。而謂其亡在此非也。亡唐者宦豎耳。宦豎始著於高力士。漸盛於楊思勗。肅宗後禍遂有不可勝言者。一觀軍容敗九節度矣。一關中小兒遷上皇挾太子弑張后矣。而漸且交張利口。忠義寒心。而漸且迭掌北軍。南牙拱手。猶曰假虎威也。顧乃敢行上弑。密專廢立。雖憲武之英主不免庸庸者。變起甘露。幽於少陽。習爲故常。至訟言門生天子。不又其甚焉者乎。故姚南仲上言曰。如盈珍輩不可勝數。雖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爲治。嗟乎。終唐世二十君。而爲其所立者九。所廢者二。所弑者三。尙忍言哉。惟昭之弑哀之立。由逆藩。然召全忠者誰。微韓全誨之逼。崔胤度不出此。大抵藩鎮非盡忠良。而未若宦豎之全不畏名義。故祿山之亂。平自朔方。如陝之禍。非藩鎮也。德宗如奉天奔梁州。固藩鎮。而破朱泚滅懷光亦藩鎮。黃巢亂民。茂貞犯闕。而誅討奠安。奉迎車駕者。又皆藩鎮也。參而考之。得且過半。夫李晟渾瑊馬燧李克用之功烈矣。而韓滉轉餉以饋軍。王鐸墨敕以召克用。鄭畋傳檄天下。王處存率先入援。乃能奏結。他如設宴受代。有若賈耽。發兵襲靈武。有若楊志烈。雄鎮山東。破滔討悅。有若李抱真。常得李納陰事。有若劉元佐。四請除代。不欲子孫染汙俗。有若張茂昭。表請太子監國。有若韋皋。却韓宏美婦人。有若李光顏。雪夜擒元濟。有若李愬。奉代而斬悍將。有若王承元。重宰相以尊朝廷。有若柳公綽。不以式

微渝節。委輸不絕。有若趙匡凝兄弟。而田氏父子。忠順受禍。其尤可悲者矣。藩鎮亦何負於朝廷。卽跋扈如王武俊。一說而合攻滔。強悍如田季安。一說而不救。趙正已獻三十萬錢以賞將士。田悅納幣三萬匹以付度支。而各爲之漸服。亦視朝廷所處置爲何如。而誠如烏重胤所奏。則坐收藩鎮之利而有餘。且藩鎮之逆。亦宦豎釀成之也。使代宗不遣馬承倩。則李寶臣不致玩寇。使德宗不聽宋朝鳳。則李納不致合悅。且使德宗早貶白志貞等。則懷光必不反。代宗能誅魚朝恩。程元振。則雍王之副自屬。汾陽可不用僕。固懷恩不用懷恩。卽不奏留嵩等。分師以失河北。嗟乎。忠貞如汾陽。其他無論。觀夫絳州軍亂。奉命往鎮。不以王元振之私己也。收而并其黨。皆伏誅。辛雲京聞之。亦按誅其殺鄧景山者。而河東莫不奉法。寧於區區河北。有不咄嗟立辦者。則朝恩元振之沮爲大可恨也。况懷恩奏言以來瑣之死。深畏中官讒口。卽其叛。又豈本心耶。然則藩鎮之逆。實由中官。而藩鎮不失爲良法。微獨其賢者也。衆悍交立。必環顧而各自戢。劉從諫之奏。并使中官斂跡。彼朱逆之肆行凶惡。固克用新喪。莊宗始立。亦茂貞屢敗。難與爭鋒。故耳。不然。何三代有道之長。而太宗欲分封功臣。創業之主。識慮自遠。且同一德裕。而權能行於三鎮之効。順才莫制其專立之密謀。則唐不亡於藩鎮。而亡於宦豎也。益信。

徐勣論

甚哉天之明且允也。有不終屈抑之才。有不可倖邀之名。而必無不敗壞能飾僞以藏身之惡。吾於唐之徐勣知之。當其侍翟讓飲以出走也。門者斫之傷頸。卒不死。及其佐命唐室。勳成名立。年已耄矣。復不死。

高宗立武氏爲后。成於勸之一言。而其罪遂莫可追。而其惡乃終不可掩。是故人之能以善名一世者。其潛德之幽光。必不可闕也。而以惡流後世者。亦其從逆之真精。不容終沒也。嗚呼。周公流言。王莽謙恭。昔人所嘆。而勸獨以一身歷其變。不死於李密門者之手。不死於太宗在位之年。豈非天哉。雖然。天何心。天因其材耳。是以君子懲忿窒慾。損之又損。必不使一毫之惡得留於隱微。以質對乎上帝。

宋論上

何代無奸。獨宋則蘖牙於開創之始。至浸淫盡南北二朝。無一能廓清者。呂居仁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然哉。太宗失德。趙普再誤。一言成之也。卒以功名終。晉封韓王。至李昌齡宦者。王繼恩輩不足道。嗟乎。微呂端。真宗危矣。夫澶淵之戰。誠孤注也。然可以得梟。乃偷安議和。而王欽若。丁謂等。遂以封禪進。王旦無可如何。顧欽若請蠲負釋繫囚矣。丁謂請罷兵撫蠻寇矣。謂之奸。倍甚於欽若。而萊公惑焉。仁宗。宋賢主。號稱治朝。而呂夷簡實爲大蠹。廢郭后。出富范。排杜衍。罷韓歐。特小有才。不至大壞國身。歿而帝謂侍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若其於孫沔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可不謂能受盡言與。而張士遜。夏竦輩。又不足道。至王安石之用。肇自嘉祐。英宗在位日淺。神宗甫立。卽下徵召。朝野欽仰。共慶新參。惟吳奎力斥其謬妄。韓魏公言其不可處輔弼地。呂誨袖彈本。而司馬公恠之。唐介與爭辨御前。而帝卒專任之。衆正一空。第卽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三言而上棄天眷。下失人心。中斬祖澤。已足亡宋而有餘。割地開邊。其末失也。章惇蔡京。其餘蘖也。京首變新法。其後力擠元

祐立黨碑。而安石且配食孔子。故趙鼎言於高宗曰。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又何有於童貫王黼之齷齪者哉。嗚呼。蔓艸之滋。猶難圖也。何況奸佞。知人則哲。惟當國者慎之。仁宗於賞花釣魚宴。既心知其不情而非惡之。何不名著訓辭。貽厥後嗣。而辨奸一論。出自卑賤。其孰從聽之。而又孰從達之也耶。

宋論下

宋南渡之不振。罪首奸檜。夫復何言。然高宗甫卽位。而黃潛善、汪伯彥已在左右。黃、汪不足責。附黃、汪以劾李忠定者。張魏公浚也。浚而無圖中原之志。則可浚而有圖中原之志。何不移其劾忠定者。劾黃、汪。且何不移其薦秦檜者。薦岳忠武。而其心寔忌之。夫忠定之罷。不關一劾。而忠定益孤。黃、汪愈張。引退益決。而建炎之初。坐失一恢復大機。然猶有可爲者。曰岳忠武在。以彼用兵。妙存一心。不拘古法。平定江淮。掃清襄漢。內亂寧矣。太挫金人。兀兀喪氣。會兵而無一應。下制而曰待岳家軍降。黃龍會飲。非虛言也。乃三字獄決。又失一恢復大機。嗟乎。機難得而易失。一誤再誤。國奚以堪。雖其獄不由浚。寔由薦檜。不然檜已免矣。榜其罪於朝堂矣。晏敦復知憂之。而志圖中原者。顧乃若是。且高宗之主和。豈果忍忘父兄哉。特才鈍氣懦。恐一戰不利。失所便安處耳。富平之敗。實滋小人以口。而寒庸主之膽。繼以淮西。則口益滋。膽益寒。恢復之請。固且謂諸君第徼幸於一戰。我寧不徼幸於一和。而便安之懷。牢不可破矣。夫人情莫不狃便安。苟當擾攘之秋。其中亦必有所懲創。一懲創而主軸之機動。主軸之機動。而輔車之機以鼓。公

解輿可惜也。建炎之初。尤可惜。史斷於浚。謂其虛淺而術疎。吾謂其才小而多忌。故能手剪苗劉。間復州

邑不自知其不能禦大侮。獨當一面也。而固深知李忠定岳忠武之十倍於己。恐其功之不自己出也。一則顯劾其私殺侍臣。一則奏言其并兵要君。必不移其劾。忠定者劾黃汪。薦檜者薦忠武。嗟乎。劾黃汪則忠定不罷。宗留守不至憤而疽發背。傅亮張所不至召還。而安置忠武之才。亦早見中原已復於建炎矣。薦忠武則軍政得人。戰無不克。主志以奮。檜無由售其奸。已亦坐收知人之明。而前愆可蓋。豈不臣主交榮。浚而志圖中原也。卒無如其忌刻之私勝焉。何也。及夫孝宗新立。頗有起色。罷史浩而專任焉。正當熟思前失。酈瓊之叛。誰爲亂階。則邵李之隙。豈不可解。卽不可解。豈不可分任。分卽虞弱。豈不可分遣他將。以爲助。忠定忠武處此。必有道矣。况虞允文在。豈不可引以自副。毋亦其忌之也乎。宋於斯時。庭羸已甚。用戰以攻敵。譬則黃硝也。病者久心疑之。卽百戰百勝。猶懼其或敗。一勝而果敗焉。而和議入。四州割國。尙可爲哉。論者從而歸咎。豈得謂過。若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輩。曾黃汪之不若。而又何責焉。

于謙論

余讀明史至奪門復辟。未嘗不太息痛恨於徐石曹張諸小人也。然使儲位不易而大命有歸。雖欲媒孽其間。亦何說之有。則當易儲之日。爲少保者宜其力爭矣。而乃獨無一言。嗟乎。世亦知人主莫解之惑。有非口舌所得爭者哉。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少保儼日之誠。端有慕於是。故其時以身喻者。無不用其極焉。而論者至謂漢留唐鄴擅美千古。夫叔姪之於父子。既有間。而時異勢殊。惡可等論。此其爲不知少保也。無容辨。又或謂英宗失身沙漠。天位已絕。乃狡焉強寇。陵躐寢廟。更得罪於祖宗。不宜復立。

景帝有社稷功。治以嫡而亂以功宜也。天作君而父傳子又宜也。儲位之易。無足恠者。存是說也。是使夷齊不相讓。而反其辭以相詰也。以之責英宗可矣。以之恕景帝則不可。不可以恕景帝。即不可以解少保。而吾以知少保之欲以身喻者何也。景帝之欲易儲。其藏之心非一日。而不忍遽發者。亦尙知有理義焉。賜廷臣以金。則固以利市也。猶不遽發。逮黃珉疏入而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遂毅然直行其意。以大決其防。其不可以口舌爭也明甚。爭之亦不過如章綸鍾同慶莊焉已矣。無益於事。而徒明其節。豈大臣之所以自處乎。且少保縱欲自明其介。亦何至賜之甲第而頓首謝。賜之纓書袍鎧弓劍冠帶而封識於堂。歲時一謹視。乃爲此拘拘哉。若曰奉君之靈。縱有微功於社稷。實不敢圖利於身家。疇昔監國伊誰是命。詹詹之誠。固願吾君之垂察而一動其中也。若其詔予一子千戶。辭曰臣欲爲子求官。何必假手石亨。夫臣不假手於人以官其子。卽君不假手於天以私利其子。此意尤彰彰矣。使少保稍有自利之私。以利奉景帝。南宮之錮。不難一丸塞。而徐石之智謀兵力。不狡悍於也先也。其時建立之見濟已卒。後宮無所育。則帝疾彌留。一旦晏駕。請於太后迎復沂王。固已拱手還之英宗。而亦可告無負於景帝。古大臣不動聲色。措天下於磐石者。大類如斯。嗟乎。當其前有必欲身喻之微。及其後有無容復爭之勢。是以終不言也。然小人媒孽之端。實由是起。可勝太息矣哉。

始余幼時嘗戲筆作范增論。先伯築岩公

諱良

見而愛其俊爽。爲訓之曰。論古貴有特識。非因人之

所言而言之也。子言范增之去當在弑懷王。不當在殺卿子冠軍。雖足以正東坡之非。而不知已落

尋常之窠臼矣。因授以伯祖項羽本紀書法論俾讀之。而余乃知文章家之翻空出奇。不必古人當日如是。而起古人於今日。亦必有卽于如是。而後安者。而後可以論古人。越數年。得隨侍讀書於城南古香齋中。時將刻星閣文鈔。因得遍觀一切。而方馳騖於舉子業。不暇請。亦不敢請。嗚呼。窮達有命。今竟何如。使當日者。專力於此。亦或庶幾有成。而仍然故吾也。今鈔刻文鈔及二集諸史論。不禁慨然。嘉慶五年十二月。姪孫紹祖識。



言 騰 史 讀

著 輝 篤 秦

本館據湖北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讀史賸言卷一

清 漢川秦篤輝 著

歷觀全史。大抵于國家之利減一分。則于百姓之利增一分。其實利國家者也。于國家之利增一分。必于百姓之利減一分。似利國家。而實害國家者也。堯之戒舜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所謂執中者。不使四海困窮而已矣。四海困窮。則天祿永終。誠千古之炯鑒哉。

晏嬰身爲齊相。知陳氏有尾大之虞。公室席不測之禍。則當思所以救之。夫救之之術。亦曰爲國得人而已。當時以孔子之聖。景公欲以尼谿封之。使其得國行權。百陳氏烏能爲。而嬰躬自沮之。終成田齊之禍。謂齊亡于嬰可矣。徒與叔向爲楚囚之泣。何哉。楚令尹子西謂昭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小人未嘗不知君子之勝人。而乃不躬行之。又于勝己者。輒嫉焉。是謂自暴自棄。晏嬰子西。類也。皆自敗其國而已。烏足以卮聖人。

史記謂太公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萊侯果與之爭齊。說苑謂鄭桓就封。因逆旅之言而疾行。釐何果與之爭鄭。不必有其事也。而趣時者。宜若是矣。說苑載太公誅華士。家語載孔子誅少正卯。亦不必有其

事也。而立政者宜若是矣。

孔子之贊管仲曰如其仁。曰一匡天下。稱齊桓爲正而不譎。亦許管仲之辭也。而其短在器小。在焉得儉。在不知禮。人品較然矣。曾西及孟子專以其短言之已。不如孔子之允。至宋儒則深文周内。凡管仲之長。皆必以至壞之心術測之。其刻核不肖亦已甚矣。

召陵之帥非真欲伐楚也。特以服楚爲名耳。是時子文爲政。楚國無隙可乘。伐之亦未必勝。故因侵蔡之使。藉之盟楚以爲名。此桓公管仲之志也。志出于此。所以爲師之名。必使楚爲可受。以示不深責之意。乃可一盟而退。楚亦何必不盟。而爲不可正勝之戰乎。此知己知彼。兩得所欲之至計也。夫使其可受。乃故爲一小一大之詰。小者僅包茅不入。俾之受以爲盟。大者爲南征不服。使其辭以免戰。若直以僭王猾夏之罪伐之。則至大而無可辭。勢將必出于戰。戰而勝則已。不勝則舉數十年之霸業一朝墜之。此桓公管仲所深避者也。呂東萊不識霸者權譎之心。于其問南征也。譏其甚惡寬惡。多罪薄罪。于其不責僭王也。譏其心切于求。目眩于視。皆非事情之實也。

小白先驅以入齊。重耳緩圖而得晉。勢不同也。蓋小白力能制子糾。重耳不能制夷吾也。所謂刻不可犯也。使夷吾當其刻。亦爲賢者驅除難耳。

秦晉相搆。自圍鄭。

僖三
十年

以前皆晉失也。圍鄭一舉。秦有三失焉。助晉私憾。圍鄭一也。聽鄭獨爲退兵。二也。退兵亦當與晉講解。和晉鄭而去之可也。私遣三戍。市己之恩。激晉之怒。三也。三戍既遣。又開襲鄭之隙。

于是乎有殺禍。然則秦穆反覆無常。展轉自賊。不有秦誓之悔。亦殆矣哉。

齊公子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文十而卒以弑君繼位。是以財收衆人之

心。爲竊國之術也。乃以爭田宿憤。別歎父而啓弑萌。前以惠成。後以貪敗。豈兩人哉。彼特藉小惠以遂大貪。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盡一國之財。獲一國之富。而貪根輾轉。卒被戕夷。孰非自作之孽哉。

郤克聘楚。成十子反曰。兩君相見。無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至晉楚戰于鄆陵。而射共王中目。成十

子反之言。非先爲之讖乎。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伊戾欲用牲加書。陷太子痤。宋平公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襄二十其後寺人柳用牲埋書。陷華合比。平

公遂逐華合比。昭六獨不思其爲伊戾之故智哉。疑之生闇。有不可窮詰者矣。

晉之叔向。以博洽聞。知道則未也。明知晉之失德。平邱之會。乃曰。不可以不示威。又曰。不可以不示衆。對魯且曰。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亦可畏也。昭十及景王風晉之不脩職貢。惟責王之樂憂。非禮。昭十前

後毫無反己自脩之辭。左氏每盛稱之。寡識哉。

子家謂季氏隱。民多取食焉。齊之陳氏。亦厚施于民。姦臣未有不結民者。

陽虎家臣耳。囚季桓子。定公強孟懿子。定公任其操縱。無敢拂逆。何邪。觀孟孫之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

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不敢頌言虎惡。轉爲之請美官。蓋以虎素與晉通。挾大國之威以制季孟。故俯首帖耳。任其困辱也。當昭公之出。士鞅荀躒等受意如之。賄而庇其惡。當定公之時。士鞅等又受陽虎之賄而肆其毒。故其後虎敗終奔晉也。惟賄是崇。而黨惡害鄰。晉爲已甚矣。伍奢之死于楚。非其罪也。太子建欲與晉滅鄭。而鄭殺之。可謂非其罪乎。周禮曰。殺人而當者。戒勿讎。讎之則死。伍員惟宜報楚而不報鄭。明矣。何燕泉反以不爲子建報仇責員。何哉。然員之報楚。自云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之。又豈可以常理論哉。

衛文以邢狄之伐。避位而後師。衛靈以接手之辱。避位而畔晉。唐明皇至馬嵬。辭軍獨往。亦用是術。代宗陝州。德宗奉天。特踵而行耳。然平日無恩德以結其民。徒恃臨亂之一激。亦危矣哉。

蒯瞶與五人輿緞強盟孔悝。哀十年。其子疾亦使五人輿緞強盟蒯瞶。可謂以身教者從。

孟子之賢。不可殫述。而其進退裕餘。尤在不受齊君之祿。以局外謀局中之事。以無憂代他人之憂。三代後惟李鄴侯。唐靈武時彷彿似之。惜乎其後不能然也。

六國上策。莫如行仁義。孟子是也。中策。莫如合從以拒秦。從橫人之計。割地賂秦。所謂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直無策矣。若蘇秦始亦欲助秦。秦不用。乃合從。皆爲己謀利起見。所以見鄙于君子。守天下之術。至秦始皇加密。乃愈密而失愈速。何也不能反其本也。其本柰何。亦仁義而已矣。封建利于士。不利于民。國多官衆。才無不庸。士之利也。內亂外患。兵無由弭。民之害也。

封建之地太廣。是教之畔矣。此賈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爲得封建之準也。然封建利少而害多。畔則害朝廷。不畔亦害百姓。至于弑逆之慘。皆起于封建。所以必不可行也。毛仲氏曰。秦始皇郡縣。救全天下萬世人倫之變。誠哉是言。

有恆之人。無終者寡矣。無恆之人。有終者寡矣。項羽學書不成。學劍不成。學兵法又卒不成。則亦安有成哉。故觀人必于其所業。

蘇子瞻論范增未允。謂增當去于殺卿子冠軍時。按此時項羽爲次將。增爲末將。羽誅宋義。增無一言。其後與羽一心。是誅義必羽增同謀也。義逗留本可誅。且義不誅。章邯不破。秦兵正強。卽沛公何能乘閒入關哉。論當日破秦之功。自以羽破邯之戰爲第一。反以誅義爲罪。謂增當去之。不亦慎乎。

漢高之勝項羽。在豁達大度。知人善任固已。亦在善用閒與不吝金寶。故以四萬金聽陳平用之。知秦將爲屠者子。則以重寶啗之。而致連和。知陳豨將皆故賈人。則以金啗之。遂多降者。固勝卽刑弊而不忍子者矣。雖然。此漢之必不可爲三代哉。

漢高爲人。纛率猜詐。其短甚多。幸而遇韓信之見小利易于牢籠。項羽之爲大愚。任其鼓弄。蹈瑕抵隙。因而有成。阮籍登廣武原。謂時無英雄。竟使豎子成名。放開眼界。所論原不爲過。但以暴秦之後。民生塗炭已極。得一彼善于此之人。遂可以獲天休而成帝業。正孟子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其時則然也。不能生湯武。生一彷彿湯武者。天之氣運爲之也。

沛公入關告諭。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初不言義帝也。及帝死。亦不聞有一言也。聞董公教乃爲發喪。特爲討羽之名耳。其心豈真有義帝哉。核實論之。義帝特諸侯之長。非真有共主之實。以不學無術之項羽。殺之受惡名耳。使沛公一天下。義帝而在。其能存者幾希。

史記載圯上老人授張良書。謂讀是爲王者師。不知果何書。王者師語。出孟子所指者。教養之仁政。非兵書也。今所傳三略。託名黃石公授良者。皆兵家言。然良未嘗將兵。所決策。在曉關擊秦將。鴻門救沛公。燒絕棧道。示項羽無復東意。勸以齊王封韓信。沮封六國後。及急擊項羽。皆決幾于事先。智謀之士。所見皆同。特遇漢高知言。如石投水。故獲成功。非有布陣攻敵之勞。奇門遁甲之術。必藉黃石之祕書也。蘇子瞻亦知此意。故作論。謂其意不在書。猶謂有隱君子。託以授良。今考其實。圯上老人。恐亦當時譎言。所謂見我于穀城山下。語尤荒誕。史遷好奇而載之。良晚歲。謂欲從赤松子遊。實未見其人。黃石公亦其類也。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爲秦樹敵也。酈生勸漢高立六國後。則爲己樹敵矣。然此爲漢計失。爲六國計得矣。使張良真爲韓也者。宜贊成之。而乃力沮之。吾故曰。良爲漢。非爲韓也。陳平勸漢高僞遊雲夢。以擒韓信。特信不反耳。如果反。游以好出。適爲信擒矣。事有幸成者。諸此類也。季布與朱家無素。而家救之。鍾離昧與韓信相善。而信負之家。以俠名。而信以枉死。宜哉。然信之不敢庇昧。恐累己也。益徵信不反矣。爲信計。遠宗范蠡。近效張良。或可以免。而以恥與噲等伍之驕氣凌人。獨何哉。

以伍胥之知。前不能保其父于楚。後不能保其身于吳。明有所虧也。以韓信之知。前不能獲其養于窮。後不能獲其安于達。見有所累也。夫必無虧與累。而後謂之知。若二子。皆不自顧其睫者也。

蘇明允論高帝之欲斬樊噲。爲欲削呂氏之黨。以損其權。最爲卓見。又謂噲死于惠之六年。天也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又謂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有不欣然從之邪。皆深切事情。儲在陸。謂爲已甚。按噲縱不叛。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此必然之勢。且陳平素畏噲。必多牽制。欲說噲誅呂。殊費周張。況呂祿棄軍。噲妻呂嬃出其珠玉重寶于堂下。曰。無爲他人守也。顯有明徵。而謂噲能與其妻異邪。

古今聖人之下有賢人。賢人之下有妙人。越之范蠡。秦之蔡澤。漢之陸賈是也。不忘富貴。名節亦無虧焉。不及聖賢。出處亦無愧焉。曷妙乎爾。妙其急流而勇退也。是一節可取也。

人動謂今不如古。只漢文帝除肉刑一事。今勝于古多矣。或者猶欲唱議復之。豈非不仁之甚者哉。漢法禁夜行。李廣犯之。是犯法也。霸陵尉有巡徼之責。呵而止之。固宜。其言曰。真將軍。尙不得夜行。何言故也。使吏盡強項。不顧藉如尉。則天下且治。李廣爲國大將。外舉不避仇。擢而用之可也。否則度外置之耳。殺之不已甚乎。尉奉法成仇。廣飭法報怨。卒掘于衛青。死宜哉。

後漢書劉玄傳。王莽首傳詣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常與霍光等。按此語雖駭而實慧。凡姦臣之被惡名者。皆可深長思矣。

劉恭係劉盆子兄。先事更始。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更始遣恭請降赤眉。赤眉將殺更始。恭欲自刎。乃赦之。後更始爲謝祿縊殺。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得免害。後乃遣恭乞降光武。盆子對光武曰。罪當死。猶幸上憐赦之。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度亦恭教之耳。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爲列肆。使食稅終其身。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按後漢書未爲恭立傳。事散見更始盆子二傳中。今觀其崎嶇禍變之中。保全盆子猶易。不負更始尤難。光武稱赤眉將徐宣爲鐵中錚錚。備中佼佼。宣何足當之。若恭眞其人也。可不謂義士哉。傳又稱恭少習尙書。略通大義。隨樊崇等降更始。封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蓋立身具有本末云。

後漢書馮異傳。李軼初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因異致書。遂報書與連和。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更始將朱鮪知之。鮪遂使人刺殺軼。東觀記曰。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按此足報伯升之仇。可見光武不以倖功而忘其兄。而無信之不可行。亦于是昭昭矣。

華陽國志。昭烈年十五。母遣行學。與宗人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盧子幹。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謂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起曰。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魯國孔融爲黃巾賊所圍。使太史慈求救于昭烈。昭烈曰。孔文舉聞天下有劉備乎。以兵救之。陳登元龍曰。雄姿傑出。有王霸

之略吾敬劉玄德未遇時見賞名流如此何待孟德許爲天下英雄哉。

孫權聞昭烈在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使大中大夫南陽宗瑋報命是在猗亭既敗之後權猶見憚如此。

宋袁燮絜齋集劉璋本以奸逆據蜀固漢賊孔明爲漢除殘雖誅之可也。按此最可破昭烈不當取蜀之說。

抱朴子魏武帝欲用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于汚君之朝也。按此事正史不載葛洪不知何由知之。

孫夫人在荊州權可大遣舟船迎妹異日白衣搖櫓之謀已兆于此易曰履霜堅冰至荊州曾不力爲之備何哉。

蘇明允權書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爲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櫛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夫明允之論蜀是而論孔明則非也當日秦漢故都已爲曹操所有孔明安從而得之荊州且與孫權爭無已時舍蜀無

插足之地。隆中一對。了然明白。所謂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何嘗欲棄荊州而終守西蜀。若夫事之不成。則天也。漢之高祖。何嘗非由蜀而興者。明允豈忘之邪。但歷來僭國居蜀者。每不久輒亡。蜀險之不可恃。明允固確論也。

蘇子由三國論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按昭烈不如曹操孫權。在時勢。非智勇不足也。能用孔明。何所不足乎。三蘇于昭烈孔明。率多異議。皆成敗之論。未可憑也。然謂因所不足以求勝。卻爲名言。蓋善處所短。卽是善用所長。

楊升菴曰。宋儒譏孔明寫申韓教後主。吾子西曰。人君以制略爲貴。後主襟量有餘。權略不足。識者咸以爲憂。藥無高下。對病爲宜。此孔明之微意也。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是亦先主遺命也。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尙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吾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孝裕之見。非卽孔明之見哉。難與不達時務者言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可見臨天下以聰明睿知爲先。而寬裕溫柔次之。

漢焦先。字孝然。皇甫謐高士傳。漢室衰。先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恆不著衣。臥不設席。以身親土。或數日一食。按先之節。更苦于管幼安矣。魏志管寧傳注。魚豢魏略。先自作一瓜牛廬。裴松之曰。瓜當作蝸。魏略又云。嘉平中大發卒伐吳。有竊問先討吳何如。先不應。而謬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癩邪。人疑牂羊謂吳。殺癩謂魏。

曹操篡漢。實荀彧首贊成之。以操窮凶極惡。卒移漢祚。似無天道。詳考其事。而知天道不爽。有三快焉。操手毒荀彧。以逆臣殺逆臣。一快也。曹丕納父妾。以逆子污逆父。二快也。司馬師弑髦。司馬炎滅魏。以逆臣篡逆臣。三快也。且曹叡之子芳。乃乞養他人子。不知所從來。實非曹氏子孫。則芳立。魏已亡矣。名爲蜀亡于魏前。實魏亡于蜀前。更見天道昭然。尤大快也。

董卓既誅。王允秉政。漢幾復興。以不赦李淮。郭汜。激成禍變。然淮汜欲逃。賈詡曰。倘釋兵。一校尉可擒矣。不如將兵攻京師。敗而後逃。遂不可制。則詡實亡漢之賊。其後復爲曹操謀。詡之罪。可勝誅哉。

淮汜之亂。漢室之亡已決。曹操再造。使其不爲篡逆之謀。其功當駕乎伊周。爲千載一人矣。思作文王。遺臭萬古。操之奸。操之愚也。

曹孟德聘虞翻。翻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賊。污人邪。孫權勸孟德稱帝。孟德曰。是兒欲置我于火炕上邪。夫孟德欲避火炕。而甘爲盜賊。所謂不能充其類者也。要知能避火炕。乃真爲盜賊。所謂小人喻於利者也。祖逖行軍。不禁剽掠。其弟約。後遂爲亂。亦逖有以致之也。

景略之不從桓溫。猶孔明之不從曹操也。然景略以其師教之。師曰。君豈與桓溫竝世哉。一言而出。處定。師。史失其名。蓋隱君子。

謝安之破苻堅。非幸也。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縱不能勝。必不可敗。

苻堅之敗。聞風聲鶴唳。疑爲晉軍。齊高世辨。岫周師。見羣鳥飛起。以爲旌旗。卽馳還。不能返顧。蓋心之怯。

者。物皆敵也。

蘇子由論苻堅欲滅晉。當效左出右入。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誤之。雖韓白不能禦。何況謝玄。此論誠然。千古無如此計之毒。吳之敗楚。隋之滅陳。皆由于此。而靜以守之。不爲其所疲且誤。如李牧之禦匈奴。廉頗之禦白起可也。

楊升菴于南朝人物。首推韋叡。子于北朝。首推高允。叡猶一時之傑。允則千古之英也。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其才不可及也。事君盡忠。不欺一言。臨難守義。不圖苟免。其德不可及也。終身不見喜愠之色。其養不可及也。時百官無祿。允恆使諸子樵採自給。草屋數間。布被縵袍。其清不可及也。姻媾徒步造門。允散財給產。以相瞻振。其惠不可及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于宗愛之威勢。則執禮抗之。于焦母之貧老。則竭力保之。其不畏彊禦。不侮矜寡。不可及也。興學則首立規模。斷獄則務期平允。機務悉周于明察。志氣不衰于期頤。舉孔子所謂知廉勇藝。文之禮樂。思義授命。久要不忘。好古敏求。知樂仁壽者。一人而兼有之。三代後。當與孔明相伯仲。他非其倫也。

元魏以高歡除尔朱氏。而歡遂反。避歡就宇文泰。而泰弑逆。善乎裴俠之言曰。宇文泰已操戈矛。豈肯授人以柄。投之無異避湯入火。又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行有將來之慮。嗚呼。觀此。當日之爲君者。不誠難哉。善建不拔。亦惟慎其始耳。

元魏主恭。爲廣陵王時。因元叉擅權。陽得瘖疾。閉口八年。爲羣臣所立。後爲高歡所廢。旋見弑于魏主。惜

其以八年之瘡而死于一朝之立也。然亂世之君，亦可哀也哉。莊子曰：厲憐王，信矣。

侯景畏慕容紹宗，聞其來，曰：誰教鮮卑兒指高澄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亦可謂死高歡走生侯

景矣。宗制景，歡爲澄早策之。澄遣宗，陳元康教之。元康亦傑矣哉。

高歡使彭樂追宇文泰，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遂歸。侯景謂慕容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縱之。養寇者，信有罪矣，而免死狗烹，亦可鑒哉。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梁無蕭正德之引，侯景烏能爲哉。正德爲梁主之姪，旣叛入魏而復歸，是一反側子也。復使將兵討賊，引景深入甚矣。梁武之闇也。

侯景叛梁，自八月至十一月，遂入臺城。西魏伐梁，自十月至十二月，遂入江陵。亡國之易，未有如梁者。

晉載紀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北齊書陸法和傳：侯景渡江，朱元英問法和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檀越但待侯景熟，何勞問也。按：宜待熟時，此言雖小，所喻至大。凡人爲善無報，善未熟也；爲惡無報，惡未熟也。熟則善無不興，惡無不亡。自勉者宜審其幾，觀時者宜俟其定。

隋高祖伐陳，作艦投柁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此蓋度陳人已困，有必取之勢，愈示形以恐之。卽李靖散舟于河之意，而特認爲大言耳。不然，前何聽高潁，彼旣聚兵，我便解甲，及縱火燒其積儲之祕計乎。

李密尙有山東舊地。雖敗于隋。非窮無所歸者。且有徐勣代爲之守。而其麾下王伯當、魏徵、之流。皆人傑也。何遽降唐。旣降。又圖反覆。致死進退狼狽。豈天奪其魄邪。

讀史臆言卷二

唐太宗征高麗。高麗兵十五萬。太宗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使高麗有能將。以十五萬之衆取四千人。如拾芥耳。太宗斯時可不謂危哉。其勝亦幸耳。乘危勢而邀幸勝。人謂太宗智。吾不信也。

李勣勸高宗立武氏後。滅其族者卽武氏。奸人自敗。亦可鑒哉。

史稱李淳風對唐太宗預言武氏之禍。或者謂係好事者事後附會之詞。殊有卓見。且猶有說焉。天象曆數卽真如此。使太宗不漁武氏之色而選之入宮。高宗不爲聚麀之行而援之立后。彼武曌亦安得而肆其毒乎。故鑿之禍。自術士言之。似爲天作孽。而事稽其實。仍太宗高宗之自作孽也。變不虛生。亂由自取。故從古聖帝明王。不問天道之不可知。而惟期人事之務自盡也。惜淳風術士。見不及此。不能啓迪太宗。謹身教子。以杜亂本。而回天心。安受燕啄皇孫之禍。可不惜哉。

魏徵。巧僞人也。高祖使輔太子。太子被人殺矣。可謂不負高祖乎。先勸太子殺秦王。秦王。高祖有功之子也。又可謂不負高祖乎。己身出處。如轉轆轤。既事竇建德。復事李密。復事唐高祖。既事太子。復事秦王。等于無恥之長樂老矣。其後事太宗所立之功名。半出于迎合揣摩。其直諫尤沾名之尤者。徵之心術。真千古巧僞之極者也。餘詳袁簡齋論。不具及。

玄宗所用之相。姚崇尙通。宋璟尙法。張嘉貞尙吏。張說尙文。李元紘。杜暹尙儉。韓休。張九齡尙直。各有所長。按六者之中。法直爲上。通儉次之。吏文又次之。

玄宗舍張九齡不用。求風度如九齡者用之。此猶不好真龍而好畫龍也。

玄宗欲廢太子。殺二王。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夫徐勣以家事一言。致釀武氏之禍。殷鑒不遠。使明皇善聽。卽林甫之言而思之。未有不悚然懼。翻然反者。蓋是時其禍將作。其心已昏。遂不復有瞻前顧後之慮矣。

白起甘抽杜郵之劍。不肯興無益之師。所以爲名將。無益尙不爲。況必敗乎。哥舒翰輩。愧白起多矣。然有將欲戰而無功者。未有將不欲戰而有功者。催戰何其愚哉。

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是時依翰固守不戰。賊進無所得。退則爲郭子光顏真張巡所扼。不數月必

有土崩之勢。乃以催戰爲賊所乘。遂破潼關。直逼京師。殆明皇種毒極惡。天必欲使其喪國奔亡。故不極其敗不止也。幸而不至死亡者。或其初定禍亂。實有功于天下。而開元之善政。有以維持繫屬。而未盡絕于天意與。

關寵之見圍于匈奴也。第五倫以爲不宜救。鮑昱以爲宜救。救之是也。公孫瓚之不救。別將果何如哉。至衛青之于李陵。王侁之于楊業。賀蘭進明之于張巡。又其甚焉者矣。

廣德元年。史朝義旣誅。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請以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等爲河北諸鎮節度。朝廷

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唐世藩鎮之禍遂不可制。

以郭令公之盛德人宜無不愛之。而前既見惡于魚朝恩。後復見惡于程元振。蓋小人之不容君子其性然也。

代宗爲太子。親受李輔國之禍。而身更寵程元振。復爲程元振所誤。見逼吐蕃。再失長安。幾于亡國。及視柳伉之奏。元振竟不加誅。僅放歸田里。身始反國。復寵魚朝恩而大用之。超于輔國元振之上。可謂下愚不移矣。

代宗昏愚。惟禮重郭子儀。慰安李光弼。保全僕固懷恩母。差強人意。

以代宗昏愚。能誅李輔國。魚朝恩。元載。貶程元振。似勝終身比匪者。但四惡相繼。雖克誅之。害已多矣。

李晟攻朱泚。其家在泚。掌中而不害。天之庇蔭忠臣也。然豈晟所及料哉。可謂純忠矣。予嘗以狄梁公。郭令公。李西平。爲唐再造三忠。而西平所處尤難。

涇原兵亂。京師陸贄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備。必奉朱泚爲主。姜公輔已先料之。而德宗不從。天下未嘗無知者。奈人主之闇何哉。

李泌之入相也。德宗謂之曰。朕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其不知泌亦甚矣。泌乃曰。臣亦願與陛下有約。願勿害功臣。由是李晟馬燧輩得全終始。長源一言。不惟保全功臣。亦延唐室數十年之命。真宰相也。

李長源于肅德兩朝。皆值太子遭讒。兩次危言。于昏主之前。得以保全。故論唐之賢相。決以長源爲首。蓋

房杜魏徵。幸遇太宗之明盛。姚宋九齡。猶當玄宗之未昏。惟長源之遇肅德。皆以昏主而信讒言。長源獨能善全父子之恩。故所處爲難也。

韓昌黎韋丹碑。稱其舉明經第。選授陝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是科名爵位。可以讓其所親而已。仍可別爲進取。又載故事。使外國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覲官。韋使新羅。獨不肯具疏上。陳云云。是朝廷之爵。聽人鬻賣以爲惠。皆可駭人聽聞。

晉書以孟嘉附桓溫傳。唐書以柳宗元附王叔文傳。嘉之高標。諒不以溫累。柳之晚蓋。又豈得以王牽乎。後世講道學者。每以苛刻論人。而不惟其實。不求其允。今子集矢于子厚者。蓋猶萬口一聲。不知孔子謂无咎者。善補過也。如子厚晚年之政績。真善補過者。且其始附叔文。固有躁進之失。然意在行道。故其所拔皆善類。與小人之朋邪害正者迥殊。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安得不原其本心一例貶之哉。胡致堂謂唐臣以封禪爲非者。唯柳子厚一人而已。然則子厚之識。豈可盡非哉。

李絳爲相于憲宗朝。可謂忠矣。而屢以疾辭位。大抵君子難進易退。其去位恆輕。小人固寵希榮。其居位恆久。此治日所以常少。亂日所以常多也。

鄭注李訓之謀。誅宦官也。使韓約爲金吾衛大將軍。又以郭行餘鎮邠。雷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士爲部曲。及時訓召行餘。璠受敕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仇士良等至。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見兵甚衆。士良等驚走。夫事機間不容髮。是時約既有兵。宜亟執士良斬之。然後按

誅其黨。自易與耳。後人不責其怠緩。以失事機。概謂誅宦官失策。豈通論哉。

李德裕之相武宗。削平澤潞。駕馭河朔。幾于中興。宣宗初立。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

德裕官此。

邪。每顧我。

毛髮灑浙。此如霍光之驂乘也。不貶何待。德裕去而唐不振矣。

甚矣。唐昭宗之不幸也。先逐于黃巢。中制于宦者。後扼于李茂貞。卒弑于朱溫。乃區區華州之韓建。亦從而困之。微其父叔豐之言。早見弑于建矣。建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目以視之。久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通音韻聲偶。暇則課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獨建撫輯其民。與荆南郭成汭。號北韓南郭。似有可取者。然先旣困天子。後復黨朱溫。成梁之篡。直亂賊耳。卒爲亂兵所殺。宜哉。夫以建識字之艱苦勤勞。獨不求識一忠字。以致身敗名裂。學可不知務哉。或謂李克用曾迎昭宗矣。使其投之可保乎。曰。恐亦去虎投豺耳。蓋國運已絕。無可託足處矣。

朱溫遣寇彥卿逼遷昭宗于洛陽。昭宗徬徨爲俚語曰。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向生處樂。嗚呼。可哀矣哉。

周德威勇而多知。能望塵以知敵數。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驍將陳章者。號野夜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陳中。求周陽五。必欲生致之。德威戒其步兵佯走。微服雜卒伍中。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夫乃知盛自表暴者。未有不爲人所敗者也。若威名大著。足以懾敵。又當別論。

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然覲顏事梁。何方直之有。敬翔爲朱溫謀主。後唐兵入自經死。從賊者亦可鑒矣。

郭崇韜爲莊宗畫策。從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實由康延孝來降。盡得梁之虛實。知其爲天亡之時也。

朱晦翁綱目。謬誤不一而足。未有甚于以梁爲正統者。予嘗有詩云。王莽爲賊臣。朱溫爲正統。不知朱紫陽如何分輕重。闕宋旣庭實作黜梁紀年圖論。不禁大快。有云。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全忠豈

得爲梁乎。其時移檄興復唐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當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

以袁紹劉表不乘虛襲許。則可惜。以王擅雖乘虛襲晉陽亦無成。故計在人用也。然梁人之圍晉陽成。陷者數矣。實賴安金全帥子弟卻之于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于外。莊宗以策非己出。賞皆不行。又何待一夫夜呼而始決其必亡哉。

莊宗患宮中暑溼不可居。思得高樓以避暑。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于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勦業之艱。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獲清涼。按崇韜此論。真萬世人主之金鑑也。

唐家人傳莊宗以好言勞軍士曰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觀此出納之吝者亦可以鑒矣。

五代史書李嗣源反綱目多恕辭觀于嗣源監國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嗣源之反乃不可得而掩矣蓋亂兵之逼可恕紹榮之遏可恕洛陽之據不可恕洛陽之據縱可恕繼岌之殺必不可恕且嗣源不據洛陽郭從謙亦無由倡亂而弑莊宗莊宗既弑果無叛心何不求其子繼岌立之而使其自殺乎嗣源之爲君甚有可取究無以解于反之一字也後其子從原爲李從珂所殺遂至于亡亦天道也。

明宗謂李金全曰卿患馬多邪何進獻之數也且卿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范延光對明宗曰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愧也明宗聞言穀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等作好事以報上天若明宗亦可謂令主矣自宋以來禪主得善終者始見于故吳主楊溥則徐知誥之厚也。

徐知誥本姓李故復姓李名昇自謂唐後故國號唐雖其世系無考然亦無據謂非唐後也則其得國較諸人爲正況其受吳禪尊奉讓皇亦與篡弑者迥殊惜作史者未表而出之。

晉高祖石敬瑭因帑藏不足欲斂于民皇后李氏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欲斂于民殆非新天子救民之義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爲怨也高祖改容謝之按此與唐莊宗后貪財吝賞致失軍心正相反一興一亡宜哉。

唐家人傳從益爲明宗子石敬瑭犯京師封從益爲郟國公以奉唐祀服色旌旗一依舊制立高祖太宗莊宗明宗愍帝爲五廟使從益歲時主祀按此五代僅見之事可謂盛德後劉智遠既篡殺淑妃及從益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洒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先是邪律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劉智遠起太原翰欲避之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子母逃于徽陵使者迫之權知南朝軍國事妃曰吾家子母孤弱此豈福邪禍行至矣惜其見及此不能力避之也德光見明宗畫像焚香再拜顧妃曰明宗與我約爲兄弟爾吾嫂也已而斬之曰今日乃吾婦辱亦甚矣妃終不免一死何不早從曹太后焚死爲烈烈轟轟邪

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之用心異而其受禍也同蓋夫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

羅貫爲河南縣令彊直不避權貴宦官譏之因以見殺安重誨請退不已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紆其禍也後卒見殺夫貫之強直于亂朝重誨之威權于濁世皆取禍之道也

劉銖用法深刻民有過者問其年隨數杖之謂之隨年杖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嗚呼五代之殘民以逞率如此矣郭延魯爲循良之吏史以爲難能而可貴云

安重榮曰天子豈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爲之耳五代羸人大抵所見如是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如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衆楊行密以三萬

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掘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五代史死節傳三人：一王彥章、梁臣，一裴約、後唐臣，一劉仁贍、南唐臣。彥章最知名，若裴若劉，知之者鮮矣。然視彥章之黨賊而死，尤正。

孫晟長于詩，少爲道士，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爲南唐主李昇相，輕馮延巳，曰：「金椀玉杯，盛狗屎可乎？」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後使周守節，不對江南事，爲世宗所害。按晟驕侈，似無可取，而能完節，不辱君命，人可一節論哉。

楊升菴曰：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後，先平江南，晚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其論星曆，宋定欽天曆，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不能易也。內脩文治，外事征伐，其言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乎知道矣。」按王朴不死，宋太祖必不能代周，其視范質、王溥，猶松柏之于蒲柳耳。天欲祚宋，必先亡朴。

曲洧舊聞：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付以生殺，使不得動，衛養良民，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按此原良法，然苦養兵無資，現列軍籍者，多方冒濫，朝廷惜費，屢從裁減，又安從廣招而安輯之乎？此開勦與守成形勢不同，而守成之法，有倍難于開勦者也。又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

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按此亦揣合之說。夫欲以外兵制內事。不可爲矣。此何進招董卓。卒以致亂。而早發孟德之笑者也。

王氏揮塵錄云。太平興國中。諸降王舊臣。或宣怨言。太宗收置館閣。使脩羣書。如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廣其帙。厚其廩。以役其心。乃卒老于文字之間。按此以脩書爲牢籠之計。亦巧矣。然不獨此。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唐太宗已爲進士舉言之矣。

宋王性之經默記。神宗謂滕章敏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沒。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按此則宋太宗不爲善終矣。以彼之負兒殺姪。卒以兵死。天道真不爽哉。此事宋史多粉飾。閱此所載。不禁快然。漢高祖飲黥徒之箭而終。明永樂爲榆木之冤所殺。皆古今痛快事也。

張方平之論屯田曰。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希土曠。地力不盡。東平鉅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置屯之地。無便于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難以布屯。或慮軍籍久驕。耕耘弗便。不知昔之屯田。多在師旅。解甲執耜。釋耒秉戈。出死入勞。曾莫之憾。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疆邊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室家安而妻子聚。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慊焉。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戶。依強家而爲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大半之租。由無以自業也。倘優制

招來。豔之以利。寬其賦役。復其他徭。則願屯之人。繼負而至矣。爲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爲期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是募屯夫得屯兵也。不衣庫帛。不食廩穀。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益。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按國家糜費。無過養兵。徒生其驕。無益于用。歲耗巨萬。上下空虛。故屯田之利。百世皆然。不獨宋也。何知其利而不行哉。或率以久。則生弊爲解。夫弊至養兵。亦已亟矣。乃不慮此有形之弊。轉先慮彼無形之弊。何哉。知其弊而防之。斯無弊矣。若養兵之弊。雖知之而無可防。何也。爲其坐耗也。且今之兵。亦苦矣。常餼之外。不謀藝。則不能生。一旦導之歸農。積穀。未有不如水赴壑者。縱其不願招佃屯田。使習戰有成。乃于營兵缺額。勿補。十年之後。營悉變屯。然後輕徭薄賦。以蘇黎民。瀦水築防。以備旱潦。豈非萬世太平之業哉。何知其利而不行也。因循爲患。豈淺哉。

唐張說變府兵之制。兵民分而爲二。民出食以養兵。兵出力以衛民。使天下安堵。誠萬世之利也。惟朝廷有坐耗之弊。誠力講屯田以調劑之。斯盡善矣。一縣屯田。則兵足衛一縣。一郡屯田。則兵足衛一郡。何至郡縣無兵。一旦不逞。勢如破竹哉。縣屯必以知縣主之。郡屯必以知府主之。平日撫循練習。緩急可臂使矣。

言何貴。有用爲貴。又何貴。有驗爲貴。明允論審敵。北宋亡國之形。如燭照數計。可謂大驗矣。使其言見之。施行。宋必不亡。可謂大用矣。或槩以爲權術屏之。則必取無用不驗之言。拘守以待亡。然後爲聖賢之絕。

學斯道之真傳邪。聖賢之道。五穀與百藥皆有。穀以養生。藥以救病。不可偏廢也。今日食穀以救病至死。而謂藥不可服。豈理也哉。或曰。孔子固言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曰。此孔子爲不得已言之也。明允所論。正孔子足食足兵。民信之道。豈有當得已之日。可爲之時。而自墮其兵食。待死以爲信者哉。至于足之道。萬有不齊。在與時爲變通。未見孔子處北宋之時。不以明允之言爲是者也。

明允諫論于龍逢比干。則取其心。不取其術。于蘇秦張儀。則用其術。不取其心。語似可驗。不知實本諸孔子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諫焉。卽明允之指也。拘者之論。每使孔子之道偏落而不完美。執滯而不淹通。此其一也。

仁宗之弊。患在廢弛。故子瞻策之以振作。神宗之弊。患在紛更。故子瞻策之以養安。此正因時起義。變動不居之道。後儒反譏其矛盾。又謂子瞻本欲變法。因安石之誤。乃自覺其非而改。說皆扣槃捫燭之見也。其上仁宗策中。有果于任人一條。後神宗以果于任安石而敗。然則欲任人務先知人。而上神宗策中。又力言知人之難。必合觀而義始盡。

子瞻生平所論。亦未盡允。其人實君子也。朱晦翁以其忤程伊川。極醜詆其心術。必以小人誣之。豈公論哉。近猶有申朱說以詆蘇者。視其自立。不敵子瞻之萬一。尤可笑不自量也。宋史稱軾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爲之也。允爲定論。

王安石譏孟嘗君收雞鳴狗盜。不能得士以制秦。然安石縱百萬虎狼。逞毒新法以亡宋。責人無難。自責

惟艱信哉

安石論館職劄子。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按以極執拗無理之人。言之鑿鑿當理如此。窮理之說。乃道學執以傲千古者。實自安石發之。可見必于其人之性術行能而通觀之。其人而平正通達也者。則所謂窮理。必真理也。其有誤焉者鮮矣。其人而剛愎自用也者。則所謂窮理。必強辭奪理者也。其有當焉者鮮矣。

神宗問曾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勇于有爲。吝于改過。按此爲安石總斷。其弟安國謂臣兄心本無他。但多執拗耳。執拗故吝。心無他。猶周旋語也。果無他。不執拗矣。

能視病。必善立方。始可謂之良醫。能知弊。必善立法。始可謂之良相。安石上仁宗書。指陳天下之弊。至明且切矣。而更以學術亂天下。豈非知弊易而立法難哉。

家語曰。心達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安石輩真其人也。大戴禮曰。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丁謂呂惠卿輩真其人也。

亡國之君必愚。未有若楚懷王。齊王建。宋徽。欽之甚者也。數君皆有可勝之勢。而甘以其身陷虎狼之敵。夫魚不脫于淵。其智直不如魚矣。懷王有一屈原不能用。王建有一卽墨大夫不能用。徽。欽有一李綱不能用。是謂下愚不移。

圍棋靖變者三。費禕以度勝。謝安以識勝。宗澤以謀勝。澤優矣哉。

汪立信邊兵之策。既阻于前。文天祥分鎮之謀。復扼于後。宋事愈不可爲矣。

讀史賸言卷二

明燕王之篡。人歸咎于齊黃之削藩。非也。彼卽不削亦反。誤在建文之小不忍。勿使朕有殺叔父之名一語。佐其成功也。不然。平安等殲之易耳。

燕王與盛庸戰。嘗以十餘騎迫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諸將相顧不敢發一矢。以上有旨。無使朕負殺叔父之名也。夫建文之愚懦。固天奪其魄。然諸將何不生縛而獻之。且將在外。君命固有所不受也。觀鐵鉉在濟南。給燕王入城。下鐵板幾中。是欲得而殺之矣。盛庸真庸奴也。

景帝于正統陷沒之後。信用于謙。內撫外捍。鞏固苞桑。明之不亡。端賴于此。厥功偉矣。獨惜顧位之念重。愛兄之意微。諸臣議迎英宗。已多阻抑。而于迎歸禮儀太簡。復置之南內。朝見悉無。形同禁錮。易太子伐宮樹。天性太薄。乖氣日積。又不能防微杜漸。寢成奪門之變。皆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夫天位既定。有何嫌疑。自應厚禮迎鑾。同宮以處朝夕。盡事兄之道。家庭友愛。和氣薰蒸。使英宗有太上之樂。羣小無覬覦之嫌。不幸疾篤。或仍請英宗復辟。或命傳位憲宗。均無不可。則孝弟之道隆。篤慶之恩普矣。計不出此。使羣小挾以爲資。幾成傾覆貽患。一有功無罪之于謙。豈不重可悼哉。

唐高祖于初起事。謂太宗曰。今日化家爲國。由汝。破家亡身。亦由汝。其辭猶緩。徐有貞建奪門之策。出門謂家人曰。濟則人否。則鬼矣。殆哉。岌岌行險。僥倖者不可思乎。

于謙之功。不世之功也。其忠。亦不世之忠也。然而處成功不能無憾焉。英宗誤信王振。陷身土木。雖還。決無復位之理。既奉爲太上皇。則宜迎歸大內。景帝朝夕與處。以盡弟道。則和氣致祥。釁隙自消。乃露處南內。使宵小生心。致啓奪門之禍。謙當國柄。兵坐鼓不知。何其疏也。如景帝猜忌滋甚。調劑弗從。兩姑之間。難爲婦。惟有奉身而退耳。觀望不去。致被宵小所陷。又何疏也。大抵古今君子。悞于疏者甚多。而謙亦不免。固不能爲賢者諱也。若夫易儲不諫。不足爲謙疵也。

殺于謙之日。薛瑄正入閣。英宗頗信其言。因瑄言免謙磔死。夫不能救謙死。僅免于磔。等死耳。與以挺刃。何異。吾不知其理學安在也。殺謙亘古奇冤。瑄果真理學。不惟當以去就爭之。直當以死生爭之矣。瑄一生講學。拘守朱晦菴。此卽晦菴不救趙汝愚之心法邪。或曰瑄犯王振。幾致殺身。似非畏死者。曰犯王振。初不料振遽殺己也。奪門之羣奸可畏。時勢危于王振。故不敢力爭耳。瑄之趨避亦巧矣。然福莫大于與君子同禍。瑄之趨避亦拙矣。

明之憲宗。亦闇主也。行政可取者甚少。寵萬貴妃至害太子。祐極而不知。紀妃生子六歲而始知之。又不能保全紀妃。以至暴卒。一家以內。尙闇如此。況天下乎。

明朝無令主。差強人意者。其有二乎。前洪熙。後弘治。世宗繼統。張聰首唱邪說。逢君之惡。直考所生。不知

人雖以二本爲嫌。禮實以大宗爲重。繼統繼嗣。難分兩端。如果篤念所生。守長子不爲人後之義。惟有辭統歸藩。別立宗室。則可。旣貪其位。復使其私。揆之忠孝。均無所當。斷以孝宗爲皇考。此稱旣定。縱復私于所昵。雖稱興獻爲本生。興獻帝猶之可也。別立廟猶之可也。伯孝宗考興獻。則太甚矣。祔太廟配南郊。抑又甚矣。近日趙雲崧猶是張璪之說。何其昧也。由此推之。宋英宗實稱仁宗爲皇考。則當日韓琦、歐陽脩、議追崇濮王。稱親猶未太過。卽園立廟。亦尙無嫌。蓋以本生之義。禮有明文。原不可沒。但明著本生。猶勝稱親之籠統。或曰于本生厚。則于嗣父薄。故本生必不可厚。曰此掩耳盜鈴之說也。今謂嗣人者。果能忘其本生邪。使果忘其本生。則一無良之癡物耳。何取焉。天下兩端。曰恩與義。其盡禮于嗣父者。義也。其盡禮于本生者。恩也。恩義交盡。又何歎焉。若張璪專厚本生。竟畔嗣父者。昵于恩而悖夫義者也。謂本生必不可厚者。拘于義而忘夫恩者也。曰如二本本。曰恩義交盡。正一本也。一而一之者經也。二而一之者權也。

桀殺一龍逢。紂殺一比干。爲千古罪魁。明世宗殺數十龍逢。比干罪浮于桀。紂十倍。不被南巢之放。牧野之誅。豈非幸哉。生平最庇奸臣而惡言官。凡攻奸臣者。多以言而杖之。死。幸而聽之。又以言之不早杖之。死。是直臣無往而不得死也。因議大禮。庇張璪、桂萼、郭勛輩。殺直臣若干。因邊疆。又庇仇鸞、嚴嵩、趙文華輩。殺能臣若干。或以不戰而殺。猶有說。若張經之死。則以戰勝而殺。眞視臣如草芥者也。小人而無忌憚。未有若張璪之甚者也。無知妄作。擅議典禮。謂孔子不當稱王。不當用天子禮樂。改用六

侑。夫天子禮樂非孔子自用之也。尊孔子者用之也。自用則不可。尊之者用之何不可。自漢高祖以太牢祀孔子。卽以天子禮樂尊之矣。孔子爲萬世天子之師。天子旣師之。卽當用天子禮祀之。非于孔子有加損也。亦明夫尊師之心。極于無可加已耳。聰豈有所不足于孔子之道與。謂其不足爲天子之師。與不得用天子之禮。卽不當受天子之拜。率天下後世賊道而輕師者。必聰之言矣。世宗貪其議大禮之私。一切從聰之言。且謬訂一切禮樂。孔子不云乎。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嘉靖時名將。推馬永、梁震、永蓄士百餘人。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遼東兵變。永勦定之。甚賴其力。震蓄健兒五百人。遼東兵素驕。畏震親兵。盡聽約束。震前後數十百戰。未嘗少挫。時率之出塞劫敵營。悉賴其力。蓋親軍心腹。較勝行伍。資其爪牙。足備不虞。爲將者不可不知。然必養之厚。始足以得其心。御之嚴。始足以防其擾。尤不可不慎也。

凡攻奸臣最難。當其得君勢盛而攻之。與委身餉虎無異。必伺其閒而攻之。如楊一清之除劉瑾。徐階之除嚴嵩。庶乎其可也。

嘉靖諸相。張璁、桂萼、小人之尤。倡議大禮。逢君之惡。排陷忠良。夏言頗有雋才。能與之抗。然心術醇疵參半。器小易盈。卒爲嚴嵩所陷。嵩父子濟惡。爲有明奸臣之冠。朝野元氣。斲喪幾盡。徐階以練達之才。深遠之識。鋤奸于不覺。消息于將成。除嵩之後。獨相數年。彌縫猜主。默挽頽綱。世宗之晚節稍清。階之力也。求于明之賢相中。未知誰與比數。

席書亦爲小人。其推薦王守仁，獨有可取。守仁講學之得失，姑置無論。其經濟實三代後超羣絕類者也。惜所遇暗主，又爲張璉輩羣奸所阻，不得大用以盡其材，殊可惜也。

隆慶初，高拱之相略，有可稱。獨其掇徐階一節，罪無可道。後見遂于馮保，張居正、螻蛄黃雀，覆轍相尋。天道好還，殊可畏也。

張居正爲明之能相。萬曆初政，實屬中興。勉延數十年國脈，居正力也。我聖祖仁皇帝推服居正，允爲定論。但其驕氣，殊所未免。故遭身後之禍。海瑞謂其工于謀國，拙于謀身，亦切論也。忠義之心，天實鑒之。曾孫同儔，高節殉國，不振家聲，其卽厚報居正也。

明大臣如夏原吉、楊士奇、周忱、李賢輩，皆居親喪起復視事。詳載明史各傳，亦初不因軍旅。蓋以其任大責重，或經手未完，或民情久安，易人則必敗事。故奪情以濟，所謂權也。張居正當萬曆初政，方殷，奪情視事，正合此例。乃吳中行輩持柄而搖，吠影吠聲，嘵嘵成黨，遂成後來臺閣相攻，萬不可解之禍。流毒以至于亡國，皆由一時爭名客氣所致。非果有公道爲持典禮安國家起見也。後之君子，可不戒哉。

吳中行以門生劾座主張居正，蔣鍵亦以門生劾趙南星，後乃率以爲常。情事雖分，悖德則一也。豐點爭大禮，豐坊乃請以輿獻入太廟配郊祀，時人謂以子攻父。然高滂先已劾父銓，以嬖劉瑾，大約世變至明而極。君子則不近人情，小人則滅絕天理。雖以孔子生其時，不能不受攻擊也。況下焉者乎。明之學術，每以良知攻王陽明，不知他人之良知不可恃，陽明之良知，正明體達用之根源也。陽明死，明

無通儒矣。明之治術，每以攬權攻張太岳，不知他人之攬權不可行，太岳之攬權，正尊主庇民之要務也。太岳死，明無宰相矣。要之，二公皆可獨爲，而不可以共爲。學者當擇而取之，攻之則妄矣。

范文正公聞韓魏公好水川之敗，嘆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熊襄愍視王化貞敗兵而泣，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何如姑就其言而反之，而兵之宜慎可知矣。」

明之守遼東也，熊廷弼主守，王化貞主戰。後以戰敗，則廷弼之主守者，非惟不當誅，直當賞矣。乃任意誅戮，當日言事之臣，責其不死于兵敗之時，後來詠其事，猶有不死右屯，死西市之譏。皆腐儒不達時務之苛論也。廷弼于當時，非所當十世宥之者哉。且奸臣之殺廷弼，欲陷楊左原，非爲封疆起見，可謂奇冤矣。明之用廷弼，每于邊疆殘破之後，及稍稍整理，輒又罷之。其後內扼于張鶴鳴，外倚于王化貞，而卒至冤死。我高宗純皇帝特賜諡褒崇，真快古人心也。

鄒元標之主殺熊廷弼，爲張鶴鳴所使也。吾嘗謂小人，或以君子攻君子，此類是也。小人之戾氣，爲患國家，顯而易見。君子之客氣，爲患國家，隱而難知。正氣稍涉意見之偏，皆客氣也。客氣，唐以前猶未甚著。宋以後，則寢寢熾盛。至明之末造，而極矣。勢不至亡其國不止也。夫以君子而禍國如此，猶得爲君子哉。葉向高亦黨王化貞，沮熊廷弼，誤國之罪，烏得而辭。魏忠賢當國中，旨頻出朝端，以爲可憂。李魯生謂執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從中出，而誰出。內閣缺人，詔舉老成幹濟者。馮銓年未四十，魯生欲令入閣，言成卽爲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卽有濟于國。銓果柄用，竟用時文假借字義之法，行文以濟其私。可

袁崇煥亦建魏忠賢祠于甯前。凡建祠者皆入逆黨。崇煥他日之誅雖冤。未必非此媒其孽也。禍有不可料者。有可料者。建祠媚閹。不待智者知其禍也。當時甘心爲之。遍于天下。小人只顧目前之福。不計將來之禍。大都如此。

殺楊左諸公者。固魏忠賢許顯純爲之主。而首勅者。則霍維華也。教之坐納。楊鎬熊廷弼。賄殺始有名者。則徐大化也。票擬五日一追比致死者。則顧秉謙也。三賊之惡。更甚魏許。

魏忠賢于朱國禎之罷。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其善去。王紹徽于楊左之死。曰天眼開。楊漣左光斗死矣。大抵小人亦實見君子爲惡。方極力害之。不可以常理論以常情度也。王欽若謂吾不知世上何者爲君子。小人。但與我善者卽爲君子。與我惡者卽爲小人。張瑞圖對策曰。從古用人。初不設君子小人之名。分別起于仲尼。是其意竝怨孔子之分別也。若輩所見。固應如此。

明之君子。名心太甚。好爲危言激論。假公議而逞偏見。于賢者亦甘心焉。莊子所謂無私乃私也。明之小人。利心太甚。不惜苟賤卑污。媚權奸而毒善良。其至極亦得禍焉。諺語所謂害人終害己也。

崔呈秀爲魏忠賢謀主。凡忠賢之惡。皆呈秀嗾之。忠賢旣敗。呈秀自知不免。乃盡取其寶器。玉杯痛飲。每飲一杯。則碎其一。碎畢。乃縊。情事亦何可笑。黨惡者當爲明鑒矣。

楊椒山之攻嚴嵩。楊大洪之攻魏忠賢。皆在其勢正盛之時。此與以身飼猛虎何異。二公何不姑俟其熟。

乎。蘇明允所謂取其心，不取其術，正此類也。

追賊公令也。而明之奸臣，卽以追賊誣陷正人，講學美事也。而明之端士，轉以講學大興朋黨。雖有清濁之殊，其誤國則一也。

易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龍陽也。君子也。血陰也。小人也。陰疑于陽，而戰則必見血，所以戒小人也。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上九小人剝廬，君子爲小人所憑依，則牀也。爲小人所庇蔭，則廬也。小人害君子，自剝其牀與廬也。其凶決矣。是故黨猶之禍興，而宦官誅于董卓，甘露之亂熾，而內侍夷于朱溫。黨人之碑立，而蔡京亦亡。僞學之禁嚴，而侂冑竟死。明之王振、劉瑾、嚴世蕃、魏忠賢及其黨與毒害忠良者，轉瞬皆駢首就戮，亦何樂爲小人哉。

庸惡甚于暴虐。明萬曆天啓二君之惡，浮于桀紂矣。自古昏君，以明之萬曆天啓爲極。自古元惡，以明之魏忠賢許顯純爲極。自古寇賊，以明之李自成張獻忠爲極。

崇禎二年三月，兵部侍郎申用懋疏請以昌平、通、易、霸、四州爲四輔，宿重兵以衛京師，奉旨嘉納。下部議覆，事不果行。倘依此議，何有李闖直逼燕都之禍。

劉巨容之不窮追黃巢，曰國家喜負人，留此爲富貴資。及巢降高駢，駢盡遣還昭義等軍，而卒爲賊所敗。明末之討流寇，與此無異。

趙吉士謂洛陽福邸在焉，賊得其貲以號召中原，此興亡之所繫。按萬曆竭天下之力以供福王，旣致民

窮盜起而其貲轉爲賊藉以亡其國膏火自焚于斯爲甚

崇禎帝自謂非亡國之君。綜其實而論之。始誅魏奄。終殉社稷。不愧英主。除此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眞拂人之性。災必逮身者也。焉得非亡國之君乎。尤不可解者。外庫雖虛。內府充盈。曾不思散財自救。徒以供李賊無窮之輦載。何其愚也。

詳明史
擬稿

明史流賊傳。李自成兵敗歸京師。悉鎔所拷索金。及宮中帑藏器皿鑄爲餅。每餅千金。約數萬餅。驟車載歸西安。其數不下數千萬。萬內藏之。不虛可知。而甘心束手奉賊。先不思充餉給兵討賊。及賊逼近。復不思給兵守城。勸諸臣助餉。百不獲一。孰知取諸宮中而已足乎。此與手持金銀坐甘餓死者奚以異。人皆可有私財。惟天子不可有私財。天子以天下之財爲財者也。有子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千古之格言也。是故易曰。屯其膏凶。又曰。渙。王。君。傳。亦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樊噲告其君曰。沛公欲有天下邪。欲作富家翁邪。明富家翁之不足有天下也。陸贄告其君曰。散小儲爲大儲。明小儲之不足恃也。卒之漢高祖賴噲之言以奮興。唐德宗賴贄之言以救敗。其明效也。彼崇禎者。爲謀爲恣。亂況斯削。日日憂貧之亡國。而適以貪富而亡其國也。

崇禎帝自謂諸臣所誤。固然。但實自誤也。諸臣中非無可用之人。李自成未破洛陽以前。勢未甚張。使以孫承宗爲輔相。以李邦華掌本兵。以倪元璐理財賦。以盧象昇爲大將。統曹文詔。周遇吉。黃得功。左良玉。猛如虎。賀人龍諸將。併力勦捕。流賊實不難除。而乃使諸人或投閒不用。或用而不專。或用非其地。前後

所專倚者。內則溫體仁、周延儒。外則陳奇瑜、熊文燦、楊嗣昌諸人。連翩誤國。其咎果誰歸也。王者不借才于異代。昔賢謂世無能臣。而有能君。又曰。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嗚呼。可以思矣。

明末大將。以盧象昇爲第一。戰將以周遇吉爲第一。一扼于無兵餉死。一扼于無救援死。明事必不可爲矣。楊嗣昌之扼象昇。萬死不足贖也。

文臣中如劉宗周、黃道周。理學氣節。非不崇闕。然皆非撥亂之才也。盧忠烈愈深人長思矣。

明當日內難外患。時事孔亟。惟有與本朝講和。而專攻流賊。庶得先後之義。未有內亂不清。而堪禦外患者。乃諸臣徒懲宋人講和之弊。而阻擾無成。以至于亡。不知時勢迥異。膠柱難行。時有諺云。奉送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人。晚生文八股拜。腐儒輩真無所逃其責也。蓋天運鼎新。欲啓無疆太平之治。蕭條末世。速卽消亡。固其所耳。

崇禎時政。顛倒錯亂。大端有三。性與小人相比。與君子爲仇。所信任者。惟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一輩。于諸正人。必扼之斥之一也。所尤庇者。宦官。次之武臣。于督撫。則視若草芥。始終任宦官監軍。卒之開城納賊者。宦官。武臣。知其奸而不敢治。一人督撫。則殺十餘人。雖沈寃極枉。而不顧。二也。流賊本因飢民而起。復加餉困民。驅而爲賊。三也。帝王致治之道。全在知人安民。崇禎力與之反。焉得不亡。

南宋時有鞋曰錯。到底當時以爲時事之識。明末時勢亦然。其錯不可勝數。約計其大者。流賊初起。滅之極易。楊鶴主撫。以致滋蔓。一也。旣而勦漸有功。熊文燦復主撫。誤事。二也。陳奇瑜縱李自成于車廂峽。三

也。鄭崇儉以圍師必缺縱賊。四也。楊嗣昌復縱自成于魚復山中。五也。縱張獻忠于鄖陽以致復叛。六也。洪承疇盧象昇分勦漸可成功。調往別用以致賊勢復熾。七也。用溫體仁周延儒輾轉誤國。八也。用楊嗣昌爲本兵。扼孫承宗致死。九也。扼盧象昇致死。十也。加餉肆毒。驅民爲賊。十一也。殺毛文龍。十二也。殺袁崇煥。十三也。不聽申用懋四輔。設重兵衛京師。十四也。催孫傳庭戰以失關中。致賊直逼京師。十五也。不聽吳麟徵速調吳三桂。而聽陳演魏藻德無放棄地二百里。臣等未敢任咎之謬說。十六也。不知括內帑給兵守城。垂手奉賊。十七也。三大營留在城。或可資守禦。置城外頓使潰散。十八也。以諸臣之忠勇者守城。或可圖成。仍用宦官開門納賊。十九也。當吳麟徵議召吳三桂時。猶可及。爲陳演魏藻德所沮。其後雖召援無濟矣。京師危在旦夕。君父望解倒懸。豈爲無故。不甘任棄關外二百里之咎。甘任破京師。阮君父之咎。崇禎以此等人爲相。而俯首聽之。哀哉。

綜明之始終得失論之。明祖興自草莽。備歷艱難。深知民間疾苦。每遇災荒。不惜重帑賑恤。于匿災不報官吏。卽置重典。此風沿及成弘不替。故雖迭遭禍變。民心深固不搖。實勝于歷代。可爲法于後世者也。正德荒淫。嘉靖慘刻。朝政昏濁。意不在民。培克漸滋。賑恤無聞。民怨盜起。海宇不寧。亡國之禍。實始二君。其後隆慶旣以偷安。萬曆加之攘奪。礦使橫行。慘逾盜賊。天啓奄禍大作。人害天災。萬不可解。崇禎飢民盡起爲盜。不知散財救敗。從而加餉苛征。爲叢敲爵。而明遂亡矣。觀其始興之所以得。在財散民聚。終亡之所以失。在財聚民散。誠千秋之殷鑒也。明祖篤于養士。破格用人。以此感動人心。士氣歷久而彌盛。此又

可爲法者也。至于用刑太峻。濫及無辜。戕賊朝官。視同草芥。則自明祖實始作俑。而永樂以篡弒得國。殘害忠良。慘無天心。又開宦官專權之禍。迄于亡國。而覆轍相尋。牢不可破。綜其前後太平之日少。搶攘之時多。悉永樂階之厲也。宦官之禍。殆無虛日。舉其最盛者。則正統之王振。成化之汪直。正德之劉瑾。天啓之魏忠賢。元惡大憝。奇變百出。而忠臣義士塗膏斃血者。不知紀極。豈非古今濁亂之極者哉。至于相臣。有若三楊後之李賢、李東陽、楊廷和、張居正之流。不無可紀。然皆依附閣豎以立功。無能自立者。若謝遷若劉健。則以侮閹幾于殺身矣。至嘉靖朝之張璁、桂萼、嚴嵩、崇禎朝之溫體仁、周延儒。又各逞奸邪。剝喪元氣。以亡其國者。至洪光之馬士英。仗閹黨之阮大鍼爲謀主。并半壁江山而覆之。則明實亡于閹宦也。觀于此。而一代之得失較然矣。

明史列女傳于氏。汝州張鐸妻。崇禎十四年。賊破城。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若先出擊殺賊而斃。不失爲義烈鬼。于是執挺而前。賊先入者三。出不意。悉爲所拏。又忠義傳張銓。父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寨莊爲堡。堅甚。崇禎四年。流賊至。五典已沒。獨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耳。盍死于家。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四晝夜不克而去。副使王肇生名其堡曰夫人城。夫當賊發之時。人垂手爲賊殺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戰如于氏者。無賊矣。名城垂手獻賊者。不知凡幾。設人人能守如霍氏者。亦無賊矣。

顧炎武謂古時鄉亦有城。漢書朱邑傳。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如此則田野之氓。皆可避兵戈之擾矣。

本朝在營中爲諸公執板頓足唱春燈謎諸劇以侑酒。

潛邱劄記利瑪竇曰我避難難自長大我近難難自消微近人靖逆記我不怕賊賊自怕我皆名言也。勝國之貧或謂養士過重殊不由此王濟之震澤長語云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閒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餘可推也然則貧于侈耳養士烏能貧。廷杖最爲明之弊政猶杖于朝耳正德四年劉宇爲左都御史輒以小過笞御史張舉爲岳州知府會御史行部有所意望撻主簿一人至死舉草劾欲上不勝忿投筆死嘉靖中林俊嘗極言廷杖之弊帝但下所司而已。

鄭獬疏無令陛下詔書藏于有司復爲滿幅空紙而已。按此最中時政深痼之病明末之亡尤其驗也。一事之行文移往復動經數年事已不可爲矣。至于上有捐租之令則俟其已征而始布其文上有借種之條則終于不貸而姑懸其格。騰黃非不實貼而羣黎盡被虛恩。豈非滿幅空紙也哉。至于上司關提批發下司報案銷詳悉屬空文竝無真迹欲其政之不亂國之不危也其可得哉。

讀史臆言卷四

術士之言不驗者不可信。卽驗者亦不可盡信。謂其驗于此。多失于彼也。子產之謂裨竈曰。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誠哉是言也。凡史書可破術士之謬者。纂錄于後。

高允對游雅曰。昔人有言。推步曆數。知之甚難。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甚多。何遽問此。崔浩上五餐元曆表。漢以來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按浩自謂無誤矣。然當時高允已闢其金水二星背日而行之非。浩卒服之。則此亦言人人殊者也。且浩不能保其宗族。知星曆果何用邪。

唐德宗奔奉天。術士先請築奉天城。是其言驗矣。然使德宗知爲君。可不奔也。故王仲淹謂先人事而後言命。

五代史吳越世家。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閒有貴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臨安。從鍾起家識錢鏐。驚曰。此真貴人也。鏐字見美。臨安人也。論曰。術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人特喜其中者。與按自古反側滅夷。強半爲術者所誤。亦由幸中之言。有以惑之耳。

邪律德光入汴。聞杜鵑聲。以問人。見五代史。是中州久有杜鵑矣。何邵康節一聞此聲。便知天下之亂。且以地氣自南而北。決之邪。黃東發謂邵氏知來之說。多由其子伯溫附會。此亦因王安石亂天下。故有用南人爲相致亂之說。

何燕泉曰。洛陽人傳虞廷璽守洛陽日。得一石刻云。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虞訪知爲邵康節安樂窩。因就得石處建邵祠。及讀鄭安記文。則謂虞訪邵舊址建之。無得石事。凡傳邵知來之說。多附會如此類。予嘗曰。孔子之知來甚易而不可無。邵氏之知來甚難而不必有。

翦燭叢編金陵城完。高皇與劉誠意視之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劉曰。除非燕子飛入。意蓋謂燕王也。高皇問國祚短長。劉曰。萬子萬孫。又載劉言遇順卽止。神驗如此。何自不能避惟庸之毒哉。

郭璞善卜筮者也。能知王敦之必敗。而不能自保其身。蜀星人善天文者也。能沮桓溫之闢奸。而幾乎自悞其死。

詳晉書習
擊齒傳

明景泰時紫微垣星皆動。徐有貞遂勸遷都。不知土木之難。已早應之也。武宗時帝星

明江漢閒劉養正夙談道學。通天文。及兵法讖緯。遂勸宸濠舉事。不知嘉靖之興。已獨當之也。顧亭林曰。春秋時裨竈梓慎。最明于天文。猶多失之。故張衡思元賦曰。慎竈顯以言天。今占水火而妄訊。又曰。春秋時占法簡而多驗。其所詳者。每在言語動作威儀之間。及人事之治亂敬怠。故揚子法言曰。史以天占人。聖以人占天。

果報之說。人以出于佛氏而疑焉。不知惠迪吉。從逆凶。大禹言之。自作孽。不可活。伊尹言之。天道好還。老

子言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言之天富淫人聚而殲旃左氏言之出乎爾者反乎爾曾子言之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子思言之豈可不信北史齊本紀上論曰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餘慶斯言允哉顧亭林謂惠吉逆凶如夏熱冬寒自然之應其有不然亦如夏寒冬熱時令反常須知夏而寒寒不久矣冬而熱熱不久矣果報見史書及他紀載纂錄于後。

世傳袁盎害鼂錯病人面瘡爲錯之孽按漢書盎家多怪後出爲梁王客所刺其錯之爲與蕭望之旣劾奏趙廣漢復劾奏韓延壽二人循吏也皆死于望之後望之爲石顯所陷下獄自殺亦天報也。

武氏設告密之令魚保家請鑄銅爲甌以受天下密奏未幾其怨家投甌告保家爲徐敬業作兵器武氏殺之。

鍾會鄧艾之死謂姜維殺之可也賀蘭進明尹子奇之死謂張巡殺之可也皆所謂厲鬼殺賊也。

湛淵靜語唐路巖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及巖賜死使者乃取以進五代薛文傑勸閩王璘制檻木橫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後叛軍索文傑璘卽以此檻車送軍前鬻食之。

五代史晉高祖嘗以旨遣蘇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又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爭之但去族而已刺

史葉仁魯聞部有盜。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千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呼號。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爲能。逢吉謀殺李崧。後告人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後周太祖梟逢吉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按五代無道之世。其君之暴虐。猶可言也。其臣之暴虐。不可言也。民生其間者。狹隘酷烈。已極于斯。而國運每如朝菌夕萎。旋踵輒亡。其臣之暴虐尤甚者。亦必痛遭誅夷。無能自脫者。如蘇逢吉。史宏肇之流。皆是也。天道亦可畏矣。

五代史。張筠兄弟。貲皆巨萬。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居洛陽。以酒色聲妓自娛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又董溫其家貲巨萬。秘瓊殺其族而取之。范延光又殺瓊而取之。楊光遠又殺延光而取之。光遠亦不能免也。

李符欲貶盧多遜。春州未幾。而符卽貶春州。丁謂欲貶寇萊公崖州。而謂卽貶崖州。章惇貶子由雷州。而惇卽貶雷州。

丙吉病甚。夏侯勝決其不死。謂有陰德。必享其祿也。後吉果爲丞相。蔡京病甚。晁冲之決其不死。謂敗壞至此。必不晏然死牖下也。後京果竄儋州。

鐵圍山叢談。何傅執中奏罷密賜。及再相。歎賞薄。魯公笑曰。公所謂自作自受也。當時方粉飾太平。務復古禮。一日殿庭禮罷。魯公向何嘆頗疲勞。何亦笑曰。此亦公師。所謂自作自受也。按魯公卽蔡京。奸人相

謂如此。可見無事不爲身謀。又恨其害正而已卒受害。自作自受之見。不能充其類也。

宋賢事彙。劉元城。

安世

竄海州。章惇、蔡卞必欲殺之。海州土豪以能殺公意達惇。除本路運判。至則家人皆

泣。公書數紙處分後事畢。起居飲食如平常。夜酣寢。鼻息如雷。乃判官一夕嘔血死。按是可以觀天道矣。

潛邱劄記。林誠議緩蜀賑。禍至滅門。馬默奏除投海。天賜兒女。

事詳潛波雜志。

王安石議復肉刑。父子冥謫。王僕

射請貸飢夫。神報相位。

說經常事也。諸儒遂欲殺孔穎達。而卒不能。規過美事也。惡家遂欲刺吳南山。而卒不能。可以見人情。可以觀天理。



九 晚 史 論

翟 蕩 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九畹史論目錄

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

書東坡賈誼論後

馬援論

武氏論

唐藩鎮論

九畹史論

清 懷清霍 蕩著

辨方望溪淮陰傳書後

淮陰功高不賞。卒夷三族。天下後世之所同聲而太息。蓋嘗論之人。患無能。信適不幸。以其能常隣于死。而亦不善自完者也。太史遷傳多微辭。明信無叛逆事。嘗觀宜興儲在陸評次史記末。揭此旨甚悉。及讀望溪書後語。所見略同。而曰信之罪。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當秦失其鹿。天下欲逐而得之者多。蒯通教信以叛。罪尙可釋。定齊而求自王。略楚而利得地。何不可從。未滅云云者。是則無以正信所以自盡之道也。且信當日爲人側目而不能去。以致于死。毋所謂求而利者。誤之乎。而觀者殆猶未之悟也。夫請假王而漢高怒可知也。約分地而後會兵。亦豈能平耶。然已破楚徙信齊王之楚。楚地大與齊略等也。信以奪我齊得楚于信亦足矣。漢遇信不薄矣。嗚乎。是信授首之地也。夫以信之能用楚之強。果若有變。諸臣亟發兵而抗。豎子者乎。陛下自將而擒者乎。然則帝豈嘗須臾忘楚者乎。已而陳兵出入。非反也。上書告變。帝知是誣也。計臣如陳平亦莫不知之也。而卽計擒之者先之也。故凡信之所用自固。乃其所自危。信之區區求必得者。乃其已入于死地而不悟者也。爲信計者。當齊地已定。漢方窘于滎陽。則馳而救。不能驟離齊地者。則分兵往。遣親人自陳。已期擊楚。則先諸侯。至楚破天下已集矣。則自釋兵柄。

王之楚。則固辭。謹求散地。如是者。勳蓋天下。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爲漢功宗。揚令名。延壽命矣。然尙有大厄。今有爲主人逐得鹿者。疑于私之將見縛。今歸而謹以獻焉。是德我善遇我矣。翳其主人之母將伺主人之出。竊以私其人者。惡在我不利其竊也。則反讒我于主人而殺之。且奈何。變之生也不測。禍之動也甚微。君子所以貴知幾也。漢高畏惡信能奪之地已矣。念功多終不殺之。所以封功臣。必欲蕭何第一。心知爲信故。特故不言耳。鄂君亦知之。而言故不及耳。已聞信死。且喜且憐之。畏之故喜之。然憐者亦其情也。然則使信早善自置。優游漢高之朝。固當無所患苦。抑其女主呂氏者。陰圖臨朝稱制之日久矣。度漢大臣難制者。必計鋤之。則莫如信與越矣。夫以碌碌羞與爲伍之絳灌。尙誅諸呂。安劉氏。令信越而在者。其利于雉之稱制也哉。莽之居攝也。翟義起于東都。武氏之廢立也。敬業起于揚州。嘗見義一戰敗死。敬業乃蓄縮自謀。巢穴皆中才。無可與計大事。向令十餘萬衆。得如信者。將之鼓而西。無慮旦暮。不傳莽之首。且如思溫之遇敬業。得如信之于廣武。君行其計。帥衆直指洛陽。無慮一朝遷武氏之宮。正其罪矣。似毒已肆。惡已盈。及其既衰。而始克圖之。不已令人得志哉。嗚乎。此乃雉之必甘心于信也。夫三輔破滅。則王氏益安。泌水軍迴。楊氏以篡。阿溪騎走。武氏愈恣。爾朱舉旗。而胡氏沉。韓彭菹醢。則呂氏王。事勢不兩安。雉之與信。亦且不並存。沛公亡而范增懼。大真去而王敦悔。時乎時乎。不再來。寧我薄人。無人薄我先之也。夫已發。則舉天下而莫能與之爭。未發。則一武士困之而有餘。是善用乃公之智也者。然則信在楚。漢高慮其不終于爲漢也。而信禽。信禽而信可不死。信在漢。呂氏慮其終于爲漢也。而信收。信收而

信萬無可生。且夫事未至而慮之。慮其能也。能不利于漢。唯信能爲漢。唯信吾故曰。人患無能。信適不幸。以其能濱死而不善自全。留侯曰。願得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三萬戶以酬良功。何愧焉。正恐決勝千里者。旋疑其千里。決勝于我。則徒傷昔時之義。良不爲也。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赤松子安在乎。良示我自此終無所與于漢家事矣。夫始之辭封者。以全乎劉氏之義也。繼之棄事者。以免于呂氏之難也。獨奈何信也。擁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尋常無事。自全其身。首而智不足。悲夫。三代以還。君臣之相遇。賢豪之出處。可考而知也。至如武侯之顧慮。信之拜將。豈有比哉。丈夫至此。不枉許人以身矣。且漢高慢侮人。諸將相奴虜使之。信之事。萬非布越等所敢望也。故信亦終以漢王遇我厚而不忍背也。然乃請假王約分地。此人臣要君之大者。信不知其義而爲之。則不學道之過也。然罪卽不當。從末減矣。而說者解之以逐鹿之事。夫漢高與信君臣之分未定。則可登壇一拜。漢高與信君臣之分定矣。而爲是言。毋乃適重信之罪也。夫賢如光弼而恚死。而汾陽爲唐純臣。榮名顯號。獨歸之。其處子奪之際。得其義矣。吾願以是人爲信正也。嗟乎。信必愛此富貴乎。則早從蒯生之說可也。事唯斷乃成。彼兒女子能之。而信不能。曷怪爲其所欺也。且信曷不去也。求者不果得。而利之。或反害。究竟區區者。誠何加損于信。信能事。旣見于天下。信曷不去也。

書東坡賈誼論後

蘇子之論賈生也。以爲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安有立談之

間而遽爲人痛哭。且若絳灌之屬。皆當優游浸漬。以深交之。而後可以有爲。而生不能。此其所以殆也。嗟。蘇子好善持論于斯乎。何徒覩其迹。而莫悉其情也。夫帝自不用生耳。豈翳生痛哭之過。而抑何絳灌之能操於其間哉。大抵帝之材與生相埒。而學則相左。生儒者。而帝習於黃帝老子之說也。生以權勢法制進。而帝尙寬柔。生以經制禮樂進。而帝樂清靜。若是者百投而百不合。雖從容言之。奚益乎。雖有人乎君之側。奚濟乎。以帝之大度。率其寬柔。而亦能措天下于安矣。雖若權勢法制之可以安天下。而非所用矣。以帝之儉德。守其清靜。而亦且致天下於治矣。雖若經制禮樂之可以治天下。而非所用矣。天下者帝之天下。生能治之。予亦能治之。與其與生治之。曷若予自治之。然則帝方自用之不暇。而奚暇用生乎哉。夫吳楚七國。地不削。制不定。當帝之世。而能爲變乎。自祿山之狠。玄宗之荒淫。嘗念上遇我厚。將俟上晏駕而後動。況帝之仁而濟以明達耶。趙佗自定百粵。帶甲百萬稱帝。帝遣一使持一紙書往使之。慨然屈首削號歸命。何七國之有耶。迨其後七國動矣。而無能爲者。徐生有言。先帝之德在人。安土樂俗之民。衆諸侯無意外之助。而天下無土崩之勢也。然則帝之能見矣。至若爲梁王立後。割淮陽郡城。以益梁。以扞齊趙。舉淮南以益淮陽。徙代王都之。以禁吳楚。所謂十世之利。厥後卒衛漢破七國者。梁王之力居多。此則生之早計也。帝度其不能不用者。而固已用之矣。假如帝與生定經制。與禮樂。漢業庶乎三代之隆哉。而帝滴樂於清靜。而無取也。明祖嘗與其臣言之。而亦以爲帝過也。豈非黃老之說敗之也。武帝好儒。而一時之臣已無生比。而生又獨不得與帝同時。其亦漢家之運。莫可致此。自乃祖馬上之言。規模氣象已

可見如此耶。而適使生之懷才抑鬱而無所試。李廣不遇高而遇文。生亦不遇武而遇文。所謂生不逢時。命也。悲夫。當時生在廷甚薄。絳灌諸臣。絳灌心惡之。而嘗沮其用。俗吏之情。類然無足怪。必以若等竟能沮生大用。竊非也。武侯茅廬士也。關張于先祖。誼若兄弟。嘗以武侯爲言。而先主魚水之交愈固。帝之賢。豈出先主下。絳灌誼孰與關張篤。而能間生於君臣相得之際。滋不信矣。且謂生於立談之間。而爲人痛哭甚無當乎。或遂以此觸人主而終不用乎。此不當與生言。而亦不足爲帝言也。以汲黯之戇。武帝能容之。帝何如人。生何如人。兩賢相遇。而區區者遂用不去於懷乎。且帝必令生偃僕齷齪以爲賢乎。甚非帝與生之本末也。且試以生之言。施於後代之君。大者誅族。小者謫死。禍可立見。而人亦羣然嗤其爲狂。爲惑。得禍宜也。今觀帝所以遇生。豈可謂不厚也。豈尙有幾微介于其懷也。抑帝嘗自言之矣。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帝若生君臣乎。抑朋友之也。生誰知己。似帝之深者。今古才亦間出矣。又安所得此于人主之前者。生雖死。其可無恨。然而生之卒見竦于帝。至于憔悴以死。而帝終不用之者。於是乎亦概可想也已。此在識者可以審而得其情也已。何蘇子之徒據其跡以爲言也。

馬援論

援爲隗囂將軍。甚見親重。囂故好士。三輔之士。歸之如流。囂傾身引接。名震西州。嘗使援往觀公孫述。又使奉書洛陽。援見漢帝而歸心焉。歸囂與同臥起。問以東方事。援盛稱帝才明勇略。囂意不懌。會漢遣來歙。囂任子。援遂將家屬隨歸洛陽。上書直陳滅囂之術。又往來游說。囂將暨諸羌豪。離其支黨。囂遣將軍

王元據隴坻。大破漢軍。帝將自伐。囂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平囂。君子曰。囂則已矣。抑援之義何居焉。夫授以將軍。是股肱之任也。使之覘國。是心膂之寄也。夫囂之有援也。謂將輔之以有爲也。誠不謂其恐之使不敢爲也。更不謂其市之以自爲也。當是時。更始政亂。天下復失。天水完富。士馬精強。漢方經營河北。囂已名震西州。江淮青徐之間。赤眉檀鄉之屬。蜂起蟻聚。烏合而獸散者。皆伯王之資也。考其時若此。論其勢若彼。乘危制勝。以爭天下。此英雄度內事耳。一時名士輻輳。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恩。于焉進奇謀。疏至計。協力同心。贊成大業。是所望於公等者耳。而或則遠推王命。或則近稱漢德。必使之喪心破膽。倉皇失措。趣之任子。趣之入朝。甚無謂也。傳曰。天命靡常。歸于有德。命則不可知者也。德則可自信者也。不必如所云云也。抑有說焉。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知人善任。使高祖之所以興也。世祖之興。世皆以圖讖。余不謂然。帝亦能得天下。英賢而驅策之耳。若囂者。可謂好士。不可謂知人。其所敬禮。皆公等。識者知其無成。何乃引天命哉。東漢末。羣雄並起。操挾天子。名最順。甲兵土地最強。方其破荊州。舉百萬之衆而東下也。孫氏舉國震駭。張昭謂迎之使。權心不欲。卒用周瑜魯肅之計。破之赤壁之下。後權稱帝。羣臣爭頌功德。昭將有所言。權曰。向從子布。今乞食矣。昭慚而止。然而昭雖教權。迎操。萬萬不背權。而歸操。又萬萬不教操以圖權也。樂毅之在趙也。趙王問以伐燕之謀。毅泣曰。毅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朱齡石爲劉裕參軍。從討桓元。至江東。請曰。某先世嘗受桓氏恩。今不忍以刃相向。請居軍後。裕義而許之。賀拔勝在梁。梁

王遇之厚已北歸。見烏獸南向者則不射之。由是觀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彼永念夫先世之德而不忘之。此親承夫知遇之隆而遽背之。彼負謗而去而肝膽可白。此委心以任而誠款潛移。彼深知其罪。終不欲自我而刃之。而請居軍後。此見以爲利。喜於我得而市之。而甘爲戎首。彼遠臣也。對此雲山。常感棲遲之素。此故主也。熟其巢穴。遂進覆毀之謀。聚米之事。千古稱之。吾爲援也。耻之矣。援之言曰。當今之世。君擇臣。臣亦擇君。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乃知帝王自有真也。然而擇之云者。故未嘗受人股肱心膂之計者。可言也。故淮陰曲逆。皆去楚事漢。君子無譏焉。若范增者。痛豎子之不足與謀。有疽發背死耳。尙可助沛公奪項王天下乎。衆人遇我。我故衆人事之。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而言者情義之言也。若國士遇之而衆人事之。是真衆人而已矣。又暇擇人乎。夫君子亦有所自立。寧徒計夫好醜之在人者而已。劉曜破洛陽。納晉惠后。羊氏旣立爲后。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曰。彼亡國之暗夫。陛下開基之聖主。何可並言。妾在彼時。寔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執巾櫛以來。乃知天下自有丈夫也。嗚乎。是所謂得君而事者乎。彭寵反漁陽。漢攻之不下。寵家奴斬寵首詣闕。封爲不義侯。嗚乎。侯之矣。而亦不義之乎。雖然。世路悠悠。若此類。何可勝數。援所謂一切賢豪。不當賢者而亦爲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武氏論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觀唐武氏之禍。而嘆聖人之旨。蓋其嚴哉。武氏以一婦人。君臨天下二十餘年。是不比於母后之稱制者。而直自帝自王也。此其智有過人者。嘗揆其所以得之之由。周來其韓彭也。

徐杜其蕭曹也。狄公其子房也。彼疑天下圖已。而盛開告密。以周興來俊臣之徒主之。推一人引千百人。羅織萬端。人不自謀。嘗恐坐反。雖有反謀。何由而成。嗚乎。雖韓彭之殺敵。有若是其威乎。然又以景儉有功之平恕者。而參處其間。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彼嘗憚其死之苦。則愈幸其生之樂矣。所謂百姓離奏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皆稱其美矣。子房爲韓而輔漢。以興。狄公忠唐而事周。益謹。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而武氏匹婦。而爲天子。其與匹夫而爲天子者。有以異乎。雖然。唐奚無人甚哉。假令武氏生當前明之時。上方欲立昭儀爲后。殿階之叩頭流血。涕泣極諫者。寧遂良韓瑗之落落已乎。吾知諸臣必以爭禮儀爭國本者爭之。恐非徐勣之一言所能定也。然而事猶未可定也。何者。高宗之剛愎不若世宗。而懦弱甚於神宗。武氏之地勢不同。與獻。而權譎勝於鄭氏也。顧卽爲后矣。其在高宗朝。十數年間。吾知諸臣必以擊奄瑾擊奄魏擊賊嵩者擊之。雖賢人之心盡剖。而彼婦之惡貫盈。天怒已極。人怨已深。復謀稱制。是亦難矣。何者。明諸君子雖以擊奄官觸權相而死。而若曹亦以害諸君子而易敗也。且卽稱制矣。而一杯未乾。六尺何在。此時而欲爲武氏之所爲。吾則斷其必不能矣。何者。瑾等一家奴。嚴氏一賊子。而諸君子但以口舌爭之者。彼第弄吾君之威柄。君在則刑典當俟君而正也。燕王親先帝之子。天子之叔父。而諸君子遂欲以手刃之者。彼且攘吾君之神器。君亡則讐耻當自臣子而雪也。然而燕王卒有天下。而吾知武氏無能爲者。爭天下於中原。則武夫之力有時而屈。爭天下於殿陛。則忠臣之氣千古常伸也。試思斬衰盈庭。哭聲震殿。鼎油盡沸。袖劍欲鳴。此時周來之威酷焉所施。卽徐杜之仁恕。

焉所用。而忠唐者固不必復事周也。其果能以匹婦而爭此座也耶。然則能肆於故主聚麀之際。未必不敗於新宮告廟之年。縱暫竊於梓宮遺詔之頃。必不能復安於乾元宣令之日者。此亦事理之較然可見者也。今試觀武氏之在唐也。自夫元老遠竄。諍臣受褒。晏然而決庶事。宴然而朝四夷。宴然而殺皇儲。遂晏然而幽少主。敬業蓄縮。自昧勤王之素志。人盡解體而誰何。裴炎奸邪。寔與廢帝之本謀。言出下獄而已。晚北門盡効忠之學士。周獄無寔反之頑民。嗚呼。武亦何憚而不爲哉。唐奚無人甚哉。大抵氣節者。士之所自立也。風化者。上之所爲成也。士之所立者。獨也。上之所成者。遍也。高皇帝御東閣。聞履聲橐橐。問之。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我謂文天祥耳。爾元朝老臣。可去和州看余闕廟也。劉文成之子。璟。少靜。樸。峻厲。博通經史。究兵略。嘗侍父入朝。太祖奇之。授谷王長史。燕師起。隨王還朝。獻十六策。不能用。遂辭病歸。文皇登極。璟臥家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行。姻戚舉餞。戒之曰。皇上神武。何啻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璟瞪目曰。汝謂我學魏徵耶。吾生死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上語。猶稱殿下。遂大忤旨。下獄。一夕。辮髮自經死。夫上不重危素。故士耻學魏徵。上旣重鄭公。臣乃爭事周室矣。吁。可畏哉。

唐藩鎮論

元宗設藩鎮。天下重兵。咸徙西北。祿山豺狼。寵之使專制三道。一反范陽。河北望風瓦解。遂渡河。破武牢。陷東京。如蹈無人之境。然自郭李師出井陘。取常山。屢敗思明。圍之博陵。復河北十餘郡。漁陽路再絕。祿

山始悔反矣。當是時，二公皆請固守潼關，毋輕敵。引兵先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帝卒用國忠之言，屢遣中使趣哥舒翰出戰，翰不得已，撫膺流涕，引兵出關，戰果大敗。潼關不守，帝出奔蜀。長安遂陷，肅宗之在靈武也。子儀以兵至靈武，光弼以兵赴太原，河北復陷于思明。會慶緒殺祿山而行，在諸軍大集，李泌又請以安西西域之師先用之寒鄉，除其巢穴，永絕根本。否者雖復兩京，恐征戰未有涯也。帝不能待，遂遣子儀副廣平收復兩京，慶緒北走。思明亦降，亡何復叛，乘相州之潰，遂殺慶緒，分軍濟河，會于汴州。時子儀爲朝恩所沮，光弼爲元帥代領其軍，與思明戰河陽，大破之。行亦以朝恩趣戰，而有邙山之敗。思明旋殺于朝義，光弼統八道行營鎮臨淮。寶應元年，僕固懷恩以回紇師至，會諸道軍取東京。逐朝義，賊將薛嵩等皆降。李懷仙斬朝義降懷恩，恐賊平寵衰，賊將降者皆奏復其位。薛嵩節度相衛，田承嗣節度魏博，李懷仙節度盧龍，李寶臣節度成德，後惟薛嵩受代。餘則河北諸鎮之所自始也。平盧之李正己，山南之梁崇義，皆其黨也。各擁勁卒，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自代宗之世，元振用事，光弼恚死，子儀非有急不典兵，朝廷于藩鎮，專事始息，不復能制矣。德宗立，懲先世之弊，始欲裁之以法。田悅爲寶臣子，惟岳請繼襲不許，李正己子納請襲亦不許，悅等遂謀連兵拒命，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朱滔自幽州討惟岳，皆破降其州縣。劉洽等亦大破青魏兵于徐州，成德將王武俊斬惟岳，傳首京師。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亦日蹙。先是，李洎以徐州降，已與海沂刺史有約，請得詔書必能成功。時盧杞爲相，怒先白張鎰不從其請，已而朱滔怒不得深州，武俊怒不得節度，又詔分取其糧，馬皆反，發兵南向，詔李懷

光討之。敗績。四人皆稱王。淮西李希烈既受詔討殺崇義。益自恣。亦與朱滔等通。自稱天下都元帥。希烈寇壞城。詔發兵涇原。兵至犒薄。遂變。上奔奉天。衆推朱泚據長安。遂犯奉天。懷光還兵救長安。解奉天之圍。沮盧杞不得見。上復叛。與泚通。上奔梁州。李晟痛哭誓師。逐朱泚。收復京城。迎還車駕。兵興以來。月費百餘萬緡。用陳京等議。括富商錢。用陳少遊奏。詔增稅錢。行稅間架除陌錢。然自朱泚至長安。爲城守之計。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而府庫尙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聚斂焉。懷光奔河中。馬燧誅之。李抱真亦說降武俊。共破朱滔。而希烈亦東畏曹王臯。西畏李兼。不得逞。然自是而帝之姑息藩鎮。又不啻如肅代時矣。憲宗立。平夏平蜀。平吳平淮。西平淄青。宏正入朝。承宗削地。劉總歸命。恢然中興之美也。再傳而克融亂幽州。庭湊叛成德。憲誠反魏博。其他相繼而起者種種。然亂或旋定。而三鎮遂莫可誰何。歷穆敬文三世而至武宗。天子英武。相臣德裕。才猷出世。始一用三鎮。以平澤潞。皆惕見奉命唯謹。然亦不能革其故事矣。宣宗察察。號爲小康。訖無遠略。懿僖失德。釁生南詔。延于江淮。而唐祚告終。要自設藩鎮。迄唐之亡。而河北不可爲唐有云。夫河北禍始于天寶。而蔓延于肅代。德宗有志克復。而措置乖方。既經喪亂。而始息轉甚。無可言者。憲宗中興。威行兩河。再傳而失之者。何居曰。憲宗之于河北。亦所謂羈縻之而已矣。其亂本固在焉。能再世乎。然則當日何不遂平之。曰。勢不可也。以天下之力。四年而平淮蔡。繼又用之淄青。兵威亦殫矣。承宗必復用兵。是黷武也。況劉總乎。故獻地質子。差勝于周鄭之所爲。亦姑聽之也已。其所以失由不先定河北。而後舉淮蔡也。淮蔡三小州耳。以河北爲之。

羽翼則取之也未易爲力。若姑捨之而專事于河北。其足爲河北之重者固無幾也。且敕其鄰道不必入其穴而取之。但扼其要而制之。自無能爲。迄于河北既定。是區區者樊籠中物耳。然則當日曷不先定河北。此李絳等誤之也。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兵討之。以草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瑁謂李納跋扈。武俊有功。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此言頗近似。然不諳大計。且武宗有言。縱其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而李絳之說則尤悖。謂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卽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上又密問諸學士。今欲用承宗爲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李絳對以德棣隸成德久。一旦割之。恐怨望。不若使祭弔使以私諭之。聽不聽可無他害。上曰。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用兵。何如絳對以羣臣見取。蜀取吳之易。故詔躁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不知河北與二方異。二方素忠順。又旁無助援。河北之百姓將士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順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計。互相表裏。兵連禍結。憂患何可勝道。今淮西吳少誠病且不起。可議征討。恆冀難致之功。願捨之。嗟乎。人臣有如此謀國者乎。試思其父子相承四十餘年者。祖宗之法度而不可紛更者乎。祖宗之積弊而當思去者乎。師直爲壯。曲爲老。其不奉教曲直。果安歸乎。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割其二州而不敢顯言乎。堂堂十葉之天子。曾不能制三四凶人之死命。冀得免其怨望。以幸無事乎。欲治之主不世出。人生之遇合亦難期。幸以天子聰明英武。夙興夜寐。惕厲憂勤。延攬羣臣。虛心訪問。思所以削僭亂。致太平之略。而絳于諸臣中。

知遇又最深一籌莫展。但願陛下捨此難致之功。直誣言者爲蹈。自顧不無少愧負矣乎。李滔反。發深州。至東鹿。士卒大譟。曰。天子詔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其黨語之曰。司徒血戰取深州。冀得絲纒寬汝曹賦。不謂國家無信。今南行爲汝曹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如奉詔且歸鎮。然則君臣逆順。學士或不知。將士百姓則皆知之矣。每怪肅代以來。姑息者祇三四凶人。其將士百姓不幸爲凶人之所迫脇者。忘其爲吾人也。而不聞有德音之降。皆此等之讖議誤之也。夫人情未去。有以留之。斯愈固耳。崔祐甫勸德宗以正己。所獻錢三十萬緡。賜淄青將士。正己慚服。天下始有太平之望。此亦可以類推矣。至如河北黜陟使符下罷田悅。軍士四萬人使還農。衆皆哭。田悅出家財賜之。使還部伍。于是皆德悅而怨朝廷。豈非我自棄之以資賊者乎。惟岳反。孝忠以易州歸朝。李納反。李洧以徐州歸朝。將士之忠順者可用也。武俊寔斬惟岳。劉悟寔斬師道。將士之強幹者亦可用也。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必謂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豈不冤哉。嘗念劉裕之棄關中南歸也。三輔父老流涕諸門曰。殘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賀。今捨此欲安之乎。想爾時之民之在彼處者。其可憐憫何獨不然。爲大臣代天子理萬民。曾此之漠不動念而棄之。而又冤之。不仁甚矣。且彼所最憚者。無如隣道之相表裏也。譚忠一說。季安而魏不救趙。一說。劉總而燕且伐趙。武俊旣激而合滔。賈林可說以攻滔。交之離合。在我不在彼也。宜公有言。得其持疑。足以集事。此可爲智者道也。當是時。以吐突承瓘爲招討處置等使。討承宗無功。卒制雪。承宗復其官爵。夫宦者典兵。敗猶幸也。然天子方銳意用兵。而宰相學士議論若是。是激成之也。

君子讀史至此而不勝恨恨焉。方承瓘之討承宗也。昭義節度盧從史陰與承宗通。兵馬使烏重胤誘執之。上嘉其功。欲以爲留後。會承瓘奏已牒重胤。絳以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起于列校。恐河南北諸侯耻與爲伍。萬一連表罪狀承瓘。陛下何以待之。不如還使從史爲之。嘻。是何言也。抱玉爲光弼裨將。屢有戰功。自陳恥與祿山同姓。因賜姓李。重胤節度橫海。奏藩鎮跋扈。由州縣各置鎮將。收刺史縣令之權也。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雖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謹以所領州牒還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敕史領之。故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此規畫直可著爲令。爲久安長治之計。真大臣之識。忠臣之用心也。卽其縛從史之時。昭義一軍盡甲。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敢違者斬。則皆散。固已可想見其梗槩矣。以如是之人。不恥與若曹伍乎。而反爲若曹所恥乎。且藩臣自署將吏。天子不得問。今且使天子之將吏。亦必惟所置者何也。且其人旣蓄姦謀。謂還當授以方面者何也。是其爲諸侯謀也。則忠非天子之利也。夫已則不能。又惡乎人有其功。其情愈私。毋怪其辭之愈倍也。已。李集之曰。祖宗以一隅取天下。子孫以天下而不能取河朔。夫事有本難有人難之者。憲宗初年。杜黃裳作相時。李師古卒。請及其未定服分之。帝以方討劉闢。遂以師道爲留後。是帝之失策也。然令杜公任政久。河北旋當定耳。惜也以小故罷之。而行亦卒。至謀之非其人。其何以濟。誠使及其節度之物故也。或分其鎮爲三。或爲二。卽其軍中簡裨將之能服衆者。與以節使分領之。其故節度之子授以官。徵之入朝。若此者。彼能聽則分而易制。不聽則亂而易取。仍諭其鄰道各統領所治。毋怠。其或懷不軌。陰謀黨助。所以離之一說。

士力耳。俟一方既定。三方自可次及。且天子嘗發德音。下明詔。兩河南北之衆一體有優恤。獎勸之至意。其百姓皆天子之民。其將士皆天子之臣。忠順者咸思率化。強幹者類能擊奸。三四凶人。智可全其子孫。愚不保其首領。孰敢怙惡。誰能助逆。除累代之積習。振王朝之綱紀。建治安之長策。樹賢哲之令規。舉之何不若反掌。運之何不若臂指。傳之世世。何不可臥赤子于天下之上而治。此賈生之所以籌七國者也。吾謂于唐藩鎮尤宜。

杜陵之懷太白詩曰。文章憎命達。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自表見。則是人窮而後能文章。非文章之能窮人也。翟懷清先生幼負俊才。能詩古文辭。而屈於有司之繩尺。往往負氣使酒爲不平之鳴。先伯祖星閣公嘗爲作變化氣質論。相規勗。先生頗折節以從。而卒困而死。人窮文與文窮人與。不平之鳴亦烏可以已也。然虞卿得史遷一傳名。施於後世。而老杜文章憎命達一語。士不遇者皆嘯唏於此言。以星閣公之少所許可。而於先生則嘆惜之。咨嗟之。其形之於筆墨者。至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焉。則先生其亦可以無恨矣乎。嘉慶六年正月。琴士趙紹祖識。